

國史

七

庫文閣内			
五	五		和
函	三		書
六	八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 (7)
函號	150 2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史傳

甲之四十三

御家

第二

高橋

秋日高橋相氏三在傳事十人

秋月德不劉姓漢室命曾孫避讓日本

水乱太幸天武相成者以奉典家為

月數百戶田為秋月火種長上

強攻天德美致子種實僅九族人

三人又田古新城引薩兵代殺義

史錯上者止種為高橋氏後居者

岩新傳之楚誠強多致秋上率位

先續信者名在石不盡數二十

以種上之妻德元後新傳之

明治十三年購求

秋月高橋相良立花傳第十五

雜卷四十四 引馬文庫

秋月種長劉姓漢靈帝曾孫避難日本其後也云壽

永亂太宰太貳種成者以奉其家為行宮削邑食秋

月數百戶因為秋月氏種長王父文種時大友義鎮

強滅文種文種子種實僅九歲人或負之奔周防十

三入父田古所城引薩兵攻殺義鎮將高橋鑑種子

岩錯立弟元種為高橋氏後屈岩錯秀吉入九州攻

岩錯降之怒城彊多敗殺士卒徙種實高鍋食万石

元種宮崎食五万石盡毀二十一城平之朝鮮之後

以種實入唐嶋取蒙幢三增食二万石慶長五年種

實子種長與元種攻伏見三成自大垣加關原留福
原直高垣見家純熊谷直陳相良長每種長元種守
大垣水野勝成等以不得如關原必欲屠大垣元種
種長每殺家純直陳降于勝成神祖赦削元種邑
不得歸國後妻兄改崎貞成訴元種匿亡命迂柳川
國除甲寅種長卒子種春以幼特遣其兵下改耶蘇
時歸國待徵令其後因急事玄孫種美當德宗朝
相良長每二階堂周賴後也周賴生于遠相良以故
子孫氏季從玖麻者長賴遂世屬菊池氏至長每時
菊池氏衰大友氏始盛役屬相良氏後以從秀吉定

九州為侍從宮內少輔三成亂遣使數言不敢背之
意然衆少不能獨立為三成攻伏見神祖以長每與
元種等守大垣斬家純直陳赦食二萬二千石後二
年以母從江都諸侯劫質從是始後再會圍改初神
祖命推葉人那須久太郎紀之助左近貢鷹如事豐
臣氏元和五年那須彈正殺久太郎欲獨有山中山
中亂上使阿倍正之大久保忠成往治二人至以使
宜誘殺彈正以那須為玖麻附庸長每曾孫長有今
嗣為侯

立花宗茂大友能直後也高橋鎮種為秋月種實滅

之大友義鎮令宗茂父吉弘鑑種子兼父戶次鑑連
攻種實鑑連亦能直後也養宗伐兄弟為子居宗伐
立花居直次實滿為高橋氏於是薩叔種實攻殺鑑
種子岩錯拔室滿虜直次種實將殺直次薩侯大藩
種實為人以直次歸薩明年宗茂從秀吉定九州定
食柳川十三万石賜姓羽柴氏拜侍從左近將監從
圍小田原北攻岩槻時秀吉屬意朝鮮未敢有言以
為諸將中獨宗茂可謀自岩槻召還遣國見朝鮮之
形神祖以為諸侯柳川左遠兵種給驛夫既伐朝鮮
明將知諸將皆如蔚山圍釜山者三万人宗茂兵不

足千人夜擊益破明兵散走三成作亂宗茂如大阪
攻伏見大津既三成敗使木下家定曰金善友軍
敗惟子不背大閤之德願從子花子及家定姊者秀
吉正夫人而不子淀夫人相得而厚于神祖是以不
聽宗茂應使者曰子勞軍事者在大閤命我為高臺
君衛我亦死于斯已宗茂不憚如阪求見輝元輝元
辭宗茂大怒曰攻之事復無可為者去歸柳川會佐
賀侯欲攻柳川贖子之罪宗茂与戰江上殺傷甚多
黑田孝高加藤清正使人謂宗茂曰君去柳川伐薩
上寬大必赦君具伐薩有功何憂無柳川宗茂曰臣

不受柳川若與之佐賀權百陷胸臣不知也清正乃
親迎宗茂欲與共伐薩、降清正奉宗茂以万石不
受如江都見土井利勝、、白為世子友封棚倉侯
甲寅從攻改乙卯助本多正勝將其父所部以其父
正信在甲寅也上嘗曰宗茂伐敵無不克江上之戰
用寡擊衆動輒乘勝侯小邑無快、之心竭力事上
迨神祖在再增封親之過故舊遊諸侯郎未嘗不從
元和六年對柳川十二万石召羗子忠茂加元服忠
茂者弟之子也耶蘇起總督重昌以為賊雖衆強壯
絕少使佐賀兵走其東忠茂襲其西賊強死者如丘

重昌乃使島原侯助之侯嫉忠茂特有其功不戰忠
茂乃退後島原侯以是抵罪上聞賊強遣宗茂偶見
賊乘堞數出數入奉手相語所指筑前子唐津宮也
乃告使備完其夜賊出不克去是年還自役有病上
親往問之竟致仁立忠茂、、逐蛮般舟三十兵四
千軍容甚盛上命執政子之書忠伐老子鑑虎立鑑
虎老子宗尚立宗尚德宗時卒立從身清直
初薩侯見直次子秀吉、、與之柳川旁万石關原
之役失邑從兄如江都復為立花氏從攻後賜邑
筑波下宗茂封柳川割三池与直次子種次合前為

欲伐氏直先使責讓曰退軍有日築壁于阻子欺我
氏直恐告氏規規乃獨騎詣參軍中見神祖得解
去還秀吉氏政朝京師氏政欲得復子而後行猶
與未敢言聞秀吉欲伐之遣氏規適言沼田後沼田
事敗西兵日出氏規謂氏政曰關東之兵不足待天
下不若与之和氏政不可氏規曰若不和也取沼津
阻富士川不可坐取因氏政又不可西兵攻蒜山常不
利秀吉欲還神祖使內藤信成標書往見氏規規
至小田原約割二野二總安房特有伊相武氏政不
知見黑田孝高乞降氏規歎曰無約降之何以保社

稷此北條氏亡之時也不見氏政歸蒜山秀吉遂不
用神祖之言殺氏政遣氏直氏規高野約与之伯耆
云秀吉歸京師與氏直狹山万石明年病瘧死使氏
規有狹山慶長五年氏規卒子氏盛從至小山還戰
關原敗之戰氏盛已死子氏信從軍氏信子氏宗嚴
宗時乞骸骨立從弟氏治治自大衛將改給事中
卒子氏朝為京師防火使德宗時為伏見尹遷奏者
兼祠曹氏朝卒子氏貞立
北條氏勝本福島氏自王父時事北條氏有大功居
甘繩賜北條氏秀吉伐小田原氏勝與松田清秀間

宮好高守山中西兵圍之五萬人其將一柳直未戰
死氏勝使之報氏直曰公至敵可敗矣氏直不可戰
益不利好高死敵而城陷氏勝亡歸自繩望氏直不
用己言不敢如小田原必欲死甘繩使者歸譖氏勝
氏勝不來疑有二心秀吉聞其君臣有讐使黑田孝
高召之不至神祖雅知氏勝令贈之書曰我欲子子
平氏勝喜此言子使者至小田原導淺野長政本多
忠勝東徇降江戶以來又導石田三成取館林小田
原敗氏勝將從氏直行神祖留之從居岩留聞原之
役自宇都宮還守岡崎會石川貞清棄大山逃氏勝

馳入大山三成死如丹波守龜山氏勝從封久野卒
無子以保科正直子氏重為嗣甲寅守岡崎既又往
守岸曲明年屯橋本太宗時從討關宿田中食三萬
五千石咸以母故也氏重卒魚子固除
板部岡融成自父時事小田原才辨精吏事有行軍
處守決爭訟掌賓客四方之事為八大令越中守屢
使如大阪言沼田歸于相氏政將朝京師未命行期
會沼田守攻取名胡桃秀吉怒因融成伐亡北條氏
使吏責融成曰相不信亡固其君實為之耶抑亦行
人之易辭耶子亦何向日見人融成詰見曰是非寡

君之不信亦非使者之易辭以不令之臣知有國不
知有天下也夫相以匹、一偶受天下之兵五月不
可謂無謀至身死國亡天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獨
相臣何愧秀吉曰子為孤因不辱使命賜固野氏使
仁秀秋三成亂為使者如江都遂留為麾下佐行
氏北從監井伊直政榊原康政兵定下妻二子房恒
房次房恒從戰關原圍大阪功次為砲隊長房次從
氏直如高野氏直花事氏規神祖召使仁紀
遠山友政加藤景廉後也自景廉子景朝號為遠山
氏後世為濃苗木友政父友忠從尾君有軍功尾君

死秀吉以友忠為森長一之屬友忠慚恨不從奔參
死友政因事參東遷時為榊原康政之屬三成作亂
岩村城主田丸具忠苗木守關治兵連兵欲動信州
神祖召友政問計何出友政曰是不足憂然難偷度
神祖廼令友政將故木曾氏兵徑信便宜從事友政
如信往討平為具忠所欺作亂者拔苗木圍岩村
三成敗具忠降德祖軍至木曾男女愕遁走山谷之
間友政論令及其所出芻藁菽粟供軍以功封苗木
侯申寅守桑名乙卯從政改自友政後無事玄孫友
由淫酒色出夫人然愛下納諫即改其行持不能止

酒享保七年病卒子友將立友將魚子卒立叔父友
英、亦魚子以松平賴明子友明為後

遠藤慶隆其先攝津人移居美濃足利氏時下野守東常縁善歌
有罷食邑郡上其後常慶無子與邑慶隆又盛教而遠藤氏之宗
居大地者胤基死于朝鮮其孤曰胤直石曰三成惡慶隆于秀吉
徒食小魚七千石以其故所食郡上八十石與稻葉通朝慶隆
是以怨通朝是時織田秀信統濃軍事後為三成亮兵戎
犬山隆謝使者曰內府輔少主今天下君雖統濃軍事
非內府之令不得亮兵而况伐之乎秀信怒欲攻之
會東兵至慶隆知通朝子貞通如犬山以金森長近

西尾忠政攻郡上是時貞通悔欲絕三成而怒慶隆
攻郡上引兵歸郡上兵戰敗之慶隆遣辨士說去郡
上貞通不可弟遣質子罷兵慶隆遂云得質子許其
降神祖以為不實不報以從戰関原及降其宗子賊
者胤直食八幡山二万五千石敗之戰咸化闇峯慶隆寬永
初老以外孫三木氏之子慶利為後慶利曾孫常久
元祿五年死幼魚嗣上方欲尊傳姬宗族無由於是
以三上万石封姬族子白須胤親奉遠藤氏祀胤親
子胤將德宗時大衛將大政右副留守
稻葉貞通伊豫王子小千後也越智小千以名為姓

其居河野者為河野氏而源賴義子親清承其後以
故今河野氏者本源氏也貞通曾祖通昌避仇居濃
為林氏又改藤姓稻葉氏父通朝屬齊藤氏袁居曾
根事尾推誠人心腹中大得衆驩尾君伐越淺井長
政背盟羣賊乘之聚結絕尾君之後通朝父子轉戰
破賊江南因之狹平姊川之戰以明智光秀柴田勝
家從參伐越親當江兵神祖諱二將曰得通朝為後
軍足矣尾君許之已參涉水戰越見通朝不勤願望
以敗通朝因襲江軍之後江兵大敗尾君曰今日參
功第一通朝次之云攻植島通朝貞通典通先衆登

城攻越追越君至平泉寺通朝以利啗越將殺越君
降後助參攻掛川尾君薨子信孝統濃軍事欲誅秀
吉通朝以為不克背降秀吉小牧之戰參兵擊走森
長一諸將欲避其鋒通朝曰我老矣不死敵其能人
乎我死可克整陣而待參兵乃還後移郡上卒貞通
還自小山織田信令貞通戍大山慶隆等因之攻郡
上貞通次子通孝約降出城有日貞通是時告悔于
福島正則、語護軍罷慶隆等兵慶隆不可貞通
乃伐破其衆入郡上慶隆乃去神祖至岡崎通孝微
知敵伏兵豆戶小牧往見言之神祖用道清洲以通

孝為有忠封万石神祖至清洲令人收郡上已以從
關原封曰杵五万石三年卒卒三年通孝死以孤通
照幼寄邑于典通壯賜邑于外不得復為侯典通後
無事享保中曰杵侯董通建禹稷廟董通子恭通為
上塞決河

貞通弟重通秀吉時蒙豐臣姓為兵庫頭受清水城
有二男一女男曰道通、廣以女嫁若手城主牧村
政高、女死朝鮮而子幼以道通假為城主後竟不
還其孤會津之役見神祖于勢多請從別有所使還
若手矣富田信孝分部光嘉攻九鬼嘉隆為之所敗

咸走入己邑連兵推嘉隆以故雖深怨道通不能深
入攻之神祖誅三成徙道通為田邊侯慶長十一年
甲斐守通廣坐為歌舞伎奪所食万石明年道通卒
子紀通五歲立立約娶松平清匡女乙卯從清匡攻
阪、兵觸突破陳紀通尚幼奮擊破之清匡時未有
男子以紀通為有能心欲為嗣至封大坂請紀通居
中島後清匡徙姬路又徙徙福智山以甥嫁知政事
忠秋正保中白修城隍慶安元年大行殺戮城上發
砲觀人避九隣國以為反為之備於是忠秋偽為疾
如有馬紀通欲往見之人或留之曰君往便為虜是

為上來同居紀通大愕欲自歸于上猶與狐疑少頃
自殺國除

筒井定次先世之為南郡僧奉三笠祠四十餘世足
利氏之時稱為強族有和州之半尾君定畿內其將
明智光秀言委順慶和州既從尾世子滅松永久秀
是以子之和州以女妻定次一者順慶從弟而為
之嗣子後織田氏死取神祖妹光秀弑尾君以為順
慶不背己使人來求救順慶欲戮其使松倉勝重曰
公許光秀使出兵八幡觀勝者從之万全之計也順
慶既襲光秀破之秀吉不善順慶不戮使而德勝重

然諸將方強賞以二万石之地天下於是卑筒井氏
從是順慶常從征伐秀吉稍用其計盡還自小牧順
慶病死明年秀吉從定次于伊賀益奪附庸之地定
次好內不納諫賢臣森好高松倉重政島友之皆出
奔秀吉怒定次淫而無礼為其有功釋而不誅慶長
五年神祖在小山歸定次上野會新在直賴誘河村
正之松浦祐次取上野定次不得歸因從戰関原追
破薩兵遂進定郡山初中坊秀行欲討正之祐次失
守之罪二子怨之是時定次屢如阪從婦人當其未
還將殺秀行秀行以兵自守定次不察遂秀行十三

年秀行令子秀政上書言伊賀侯淫不恤國常居大
阪子娼妓寢處潛奉耶蘇交通改將大野道軒下吏
按驗有之離主婚廢從岩城子順定從今治後二年
上野人教南都尹秀行甲寅以郡山万石封順慶宅
養子定慶之與騎三十六人拜定慶主殿頭慶之
紀伊守從攻改是時城中多筒井氏之矢定次察時
改人偵得者也城中又多上野人通定次使奈覺父
子誅死定慶之之稚不善定次故得不坐明年改召
定慶之之兄弟不聽曰上遇我厚雖死不可背慶之
曰改怒我不如必未塞閻峯以待定慶不可欲求救

猶與不決改將治房踰閻峯伐郡山兄弟亡之福住
自殺死河內守朽木元綱佐之木氏疏屬世居朽木谷王父
植綱會足利氏未多難事之終始不渝元綱逮事大
將軍義昭慶長五年從大津侯軍于敦賀悟三成惑
衆力微未以有伐之還出閻原与筑前侯擊破大谷
吉隆其夜見上謝初子賊之罪上慰遣之令造橋于
勢多甲寅乙天野禁軍人擾民者明年守閻峯元綱
子宣綱寬永中為使者造中堂戲山其子孫居朽木
谷比小國宣綱弟植綱以取稻葉正成女貴幸自有傳
西尾光教木叔丹氏丹波人也王父光秀見波多野

氏哀公如參西尾事氏家氏光教事尾為豐後守食
揖斐二万石追參公伐會津令不及光教、曰我
事公無所失公豈遺我耶將詣軍所逢大谷吉繼于
座升吉繼要之如澤山光教陽聽之間行至小山吉
繼望其陽聽已攻殘揖斐光教還于諸將取郡上曾
根三成以為無曾根岐阜不可復使辯士說光教、
不聽攻拔大垣以功封四万石神祖善光教之節
是尊敬乎至躬為取飲子嘉教從改之軍光教屯泉
州禁虜掠元私中文子咸死西尾氏衰
山岡景友伴姓毛牧景廣後也景廣居江毛牧子孫

散居和江之間或為多羅尾氏或為山岡氏其邑大
抵可二万石景友昆弟四人長兄美作守景隆明智
光秀為子光任娶其女追裁尾君使、召景隆、
乃燒瀨多橋追破水軍琵琶湖不得攻安土參公過多
羅尾与次弟對馬守景佐為膳所城主者送至御伽
峯此時盜賊益多左右咸光秀覺也棄瀨多保信樂
景佐逃之越、敗走駿府景支景佐弟為三井寺僧
事信雄為備前守信雄与秀吉平會景隆死代為瀨
多城主事秀吉有寵秀吉薨石田三成將作准景友
為公選說解散諸侯慶長五年少弟南庵還俗曰冬王族
甲賀景

伏見景友自小山欲歸瀨多道梗不能行從關原之
軍追敗長束正家于大島斬首百餘級降桑名神戶
龜山上田子有何策取三城易於及掌景友曰是皆
上之威武臣有何策上悅復遣福智山景友復降之
以功封右渡萬石甲賀士千人卒五十人皆屬上常就求茶
友善遇之
為山田令景佐子

景長行人御史曾孫景助長崎令景以卒景本嗣景
本死無子景友於是絕其祀
史臣曰北条氏有一氏規而不能用竟以滅亡然宗
祀獨寄此人可觀天道予善惡如氏勝徇地東方豈

病者乎遠山等小侯守節全宗賢哉筒井氏之禍始
于正之成子秀行愴士不可近如此可不慎哉

小笠原真田木曾保科諏訪依田第十七卷四十二
小笠原氏與武田氏同宗後醍醐帝時信濃守貞宗
教太子諸王射御貞宗曾孫長秀集今川伊勢小笠
原三家之所傳習禮節撰著三議一統十二卷天文
中武田晴信強小笠原長時戰敗自深志奔越死會
津長時子貞慶如參以客從軍定遠州伐越前兵于
姊川尾君死長時弟貞種同越兵歸深志貞慶是時
在京師歸遂貞種納貞臣于參後于石川教正通使
于阪聞教正以貞于亡貞慶乃祭兵攻高遠追參于
阪于貞慶復降于參致仕于子秀政小田原平隨國

近古河慶長六年徙封敵田堀忠俊失戾帥兵如越
備堀氏之臣作乱与盜賊起久之移松本食八万石
以尚信康也甲寅秀政居松本備山道之变使志
備從軍明年忠脩居松本秀政以次子忠政如
改忠脩請行不許潛居文軍中館林戾逢敵
岩曰監軍信吉止秀政曰居待相斃乘之秀政
然之不進會改兵敗陣中咸笑秀政以終日不戰為
怯去年本多忠朝特上之意於是相期死敵明日忠
朝死秀政擊破武田榮翁軍進于改相戰森勝永以
兵出我後忠脩尚不止敵數十人搶突忠脩懸空而

墜德祖見軍人扶去秀政止馬呼之還至營死人或
謂忠政及敵敗忠政不可曰我不知彼敵唯知有
進無退忠政墜于隍敵知其為將爭欲擊之會改相
軍敗大軍齊進獲免於是忠政繼松本戾蒸兄之妻
五月生子上以為兄之子後封之立野六万石以後
所生為松本嗣後從忠政食赤石十万石各諸戾增
其城寬永十年豐前無戾上分其地為四封忠政小
倉十五万石封弟忠知杵築四万石松平重直奄王
四万石兄之子長次中津八万石以兵屬小倉耶蘇
起三戾攻原忠知守島原上使御史操璽書往賜忠

政諸侯有相怨者輯睦莫使生事忠政之部在諸侯
後賊敗馳入其壁長次重直有馬直純寺澤堅高毀
其城肥後侯卒會上使朽木植網于熊本以嗣子嗣
也嚴宗時為築紫探題侍從右近將監卒子忠雄墾
曰方石子弟長高後長高渡海舟壞溺死忠雄以次
子定權為之後忠雄憲宗時命除砂石海道德宗時
發兵逐蛮船上召忠雄子忠晴向問曲折忠晴時牀
上有首如新刑者左右請禳忠晴回聞客居僧有善
祈禳者遣吏捕之果其所為云

中津侯長次伐蛮船子崎港兵三千人舟二十艘明

曆交長次守東門御史兼松正直謂長次曰上在西
城公往長次曰上命臣守門不命臣從行雖死安可
公不敢任上召之及行長次卒子長勝立憲宗命典
韓使館病作不仕視事召兄子長胤為嗣決事母何
死長胤代立而衆不愜其政多引公者性不堪暑往
未中津大抵夜行晝臥元祿中給事于中不適上之旨稱病不
出十年家老犬詞某疾壁人為政出奇以罪囚小倉立長勝子長圓而
為後食四万石子長邕德宗時六歲卒賜弟長與安
志村万石為後然病不能朝乞骸骨老立忠晴子長
遠為後退居城北茅以書畫為娛

壹岐守忠知事太宗為宮衛將遷大衛將封萬石寬
永十年兄弟俱封豐地以木築封忠知免大衛將久
之移為吉田侯太子上光陵化古路川鎮非常嚴宗
時為葵者卒子曰山城守長矩以為家世以射義名
于天下其業稍幾于廢矣學受其秘于伯父忠政又
綜三教百家之言以正五禮之失言禮者咸宗之嚴
宗賜列侯二百十八人璽書命長矩永井尚廣以葵
者視列侯所藏璽書於是襲封領祠曹再如光陵典
宗廟祭儀長矩卒子長祐立長祐卒弟長重立長重
前為親信佐渡守斷髮送嚴宗葬憲宗時遷為宮衛

將於是代兄為吉田侯為葵者一年領祠曹遷京兆
尹歲俸萬石入為知政事封岩槻五萬石已迂太子
傳增邑萬石歲餘老子長熙立立移封掛川長熙老
長丘子長庸立長庸子長恭信宗時移棚倉

小笠原信嶺先出于長秀從子宗康世居松尾追武
田氏大信嶺以兵屬之尾世子入伊奈信嶺又以城
迎降尾君死甲守川尻鎮吉失衆心群起撲殺之信嶺
質妻子于參道其將忠次攻高島還伐相兵于新府
從擊西兵于小牧從圍小田原小田原平移食本庄
萬石從如名古屋信嶺魚子以酒井忠次子信元為

嗣信嶺卒代侯從食古河二万石甲寅信元子政信
從酒井家次伐改未至命守澤山明年又留居伏見
後移關宿勝山戌改駿子貞信時從高須城在兩山
之間山水湧出害田言請從元祿初復封勝山卒貞
信實非政信子政信姊嫁高木貞勝所生也貞信子
先卒孫信辰立事德宗六年老酒井忠隆子信成立
信成卒本多忠統子信胤立

真田昌幸滋野姓其先出自清和帝曾孫幸恒以
居信海野為海野氏足利氏時子孫咸服屬上杉氏
昌幸伯父幸義為村上義清攻殺氏幸隆七如箕輪

迨武田晴信得信州知幸隆可用与之其故邑上田
四万石幸隆前以居真田稱為真田氏於是思武田
氏深德于己父子三人同死長篠之軍尾亡甲昌幸
迎勝賴吾妻勝賴使昌幸先歸而如都留死昌幸乃
降于尾見弒瀧川一益以沼田与昌幸與
高改源五芦田小笠原謀請兵于越會相世子入信
州欲伐越昌幸以為越兵少不可特間降于相將襲
越軍越悟殺源五相世子乃留昌幸于上田入甲使
昌幸當越之衆神祖又与昌幸約以良祥王為子婦
共伐相世子昌幸於是背相于芦田信蕃合塞碓氷

相軍之食求成于參以都留佐久易沼田娶良祥王
為夫人神祖許之更名本多忠勝女嫁昌幸子取沼
田子相昌幸不憚欲取川中島以自增時方西憂秀
吉難生事于越禁待後之令昌幸怒曰沼田者墳墓
之地無沼田無真田氏也且非我塞碓氷相不忝甲
未有一介賞功厚取沼田賄我仇我死不從奈兵背
參求救于秀吉質小子幸村于越出越兵神祖遣大
久保忠世等往伐昌幸伏兵擊之又使人走呼曰越
衆至參兵大敗追至加賀川斬首三百竟卻參兵破
相人于仙人若是時小笠原貞慶背參追神祖于秀

吉平二人恐其如駿從酒井忠次如改定屬于參既
秀吉割沼田与相以伊奈之地与昌幸而相人守沼
田者襲取名胡桃、真田氏墳墓在此故留不
割秀吉聞相人取名胡桃伐相昌幸會加賀侯越後
侯入碓氷昌幸長子信幸前質于參於是別將取沼
田小田原平封信幸于沼田以伊奈与毛利秀賴會
津之役昌幸率兵至佐野石田三成大谷吉繼追封
書于昌幸許之信州昌幸曰幸村者吾繼塔也吉繼
不我欺引兵西還信幸独立如宇都宮昌幸以相互
越以參欺相得秀吉背參利之所在使歸之人是以

不信。幸曰其謀也。昌幸至沼田。本多氏拒而不入。以待信幸。既以上田兵攻沼田。信幸固守。不動。德祖攻上田。信幸為軍鋒。破伊勢山。諸將乘勝至城。遇伏。不能進。又決所壅之水。不克去。及三成滅昌幸。燒城。奔高野。德祖欲誅之。曰孰使我不及關原之戰者。神祖乃封信幸。信州誅昌幸。村信幸推璽書不受。曰臣所以不從。臣父与死生者為今日也。臣父見誅。臣父以臣自為計。何以立天地之間。臣功可賞。願以璽書代二人之命。若不可赦。先伏斧鑕。使臣父知臣非自為計。二祖惻然憐焉。赦昌幸。村封信幸。上田九

万石。昌幸居高野十餘年。病將死。語幸。村曰我命在且夕。惜哉。大坂不守。幸村曰如何。曰結婚不親。兵起不久矣。夫改雖弊。可具十万兵。我以輕騎二万疾走。止軍于青濃原。上雅固惡我師。師未遽攻我。其勢必待諸侯至。然而我軍孤糧不繼。居不過十日。十日退。據勢多。諸侯觀昌幸二拒大軍。按兵欲觀成敗者多矣。然後重賂諸侯。罷臣使。辨士隨說其君天下之事。未可測也。汝年少不經事。設為建此策。孰率二万人之命。附諸不可知之將哉。倭強孤城。以希延歲月。尚何能為。昌幸死之。明年兵起。幸村入坂。欲率兵從其

父之策治長果不用其言以兄故疑其自貳居諸外
神祖招之以侯爵不可明年戰敗死之是時信幸病
遺二子信吉信政後及軍或曰信吉實幸村子也信
政食邑小川元和八年信幸徙為松代侯子嫡子信
吉治田後病死立其子熊之助為嗣亦蚤死治田人
欲立其弟信直其母既橋侯忠世女也不許曰未亡
人前請拾遺公立其孤偏詣執政今復欲使未亡人
耶去歸父家信幸是時為侍從立信政為嗣居治田
以五千石封信直以萬七千石封信政弟信重一死
上歸地宗圖明曆二年信幸老信政立封信直于沼

田万治元年信政卒忠世子忠清欲立信直大堂歎
貞曰孤幸道雖幼當嗣信直從是白嫡侯之禮絕于
幸道延寶八年秋大水壞兩國橋賈人為官求村沼
田信直許之伐木一蠹不可用榜山梁谿竟不得善
木所賈巨一萬吏責賈人一言治田人誤之有信
直与賈人契要有司奏信直与賈人爭利無奉上之
心治奉行及信直家人交通賈人者時執政忠清得
罪死有司治罪曰急信直知不免益按殺前為賈人
言者天和元年冬坐不道不恤臣民之困苦為列侯
與高賈爭利遷山形失侯松代侯幸道德宗時卒從

子信弘立

芦田信蕃源姓祖父依田幸貫君藤岡事上秋氏憲
政之七也父幸成事武田氏以邑名稱爲芦田氏信
蕃代父守二股爲參所圍甲君不能救令信蕃棄城
歸甲信蕃乃以幘告大久保忠世歸甲爲石倉城主
復守田中天正十年參攻田中欲降信蕃曰未
知甲之事願獻城歸國參聽之至則甲滅尾君以甲
將吏爲不忠其君益誅殺之信蕃間行歸參居二股
月餘尾君死甲信大亂忠世曰舉信蕃爲將赦衆田
康忠爲監信州不足定神祖從之信蕃馳如甲降武

田氏兵千餘人賜食邑居小室相世子入佐久信蕃
說降真田昌幸塞碓氷絕相糧道相世子乞平而奔
信蕃還自碓氷攻拔四城復行收兵攻岩尾兄弟三
人中矢死是夜岩尾潰以兄弟力戰碎敵也參公閱
信蕃大功不賞身實賜孤康國姓松平氏爲岩尾城
主從忠世走越將于小室于上田相拒凡四年從朝
京師并修理大夫小田原之役導賀兵徇關東別
攻西牧藤澤殺其守名倉人伴降刺殺康國康國弟
康貞攻名倉殺其仇神祖悅與之書封藤岡二万石
後于小栗三助圍碓氷道相罵殺三助亡變姓名如

越前秀康善遇之客終其身
左馬頭木曾義昌源義作後居木曾受武田氏之令
暗信以為名家以女嫁之暗信子勝賴徵求無常義
昌信之曰武田氏不久背而附尾勝賴怒使叔父信
豐伐之城險而仰攻之傷千木石者無算相望不能
救勝賴聞信豐之困親將二萬騎屯諏訪欲必拔之
尾參乘之伐甲勝賴丘燔義昌乃擊破信豐等甲亡
定食筑摩安曇二郡母何尾君死小笠原貞慶入深
志保科正直入高遠義昌復失所得之地而降于參
後二年叛附秀吉明年參政降之小田原平義昌之

子義就徒食芦戶万石初義昌正直賴忠皆匿田避
敗役及東近不半干故始自咎云慶長初義就亡寶
或讚叔父盜之義就乃手殺叔父又有言夫人幸其
舍人者併輓之以罪免矣會津之役從如小山會關
西兵起德祖將出木曾本多正信曰石川貞清執山
村良候據木曾雖衆無所用名遣木曾人能得濟上
乃遣木曾氏之族良候子良勝千村良重馬場昌次
未到木曾報平木曾良重謂良勝曰君不可欺子姑
俟良勝曰今日之務在安衆且捷則生不捷則死豈
俟勝敗涉水大戰破貞清拔高山三成死與木曾良

候辭曰木曾天下之美材出焉宜屬司農神祖悅與
信美万六千石良候乃分所与俱良重昌次等十一
人自取五千石義就竟不得封死良勝後為尾附庸
保科正直井上賴季後也父正俊以飯田事甲從軍
莫不陷陣正直善便槍勇力冠軍尾滅甲正直棄城
逃匿人之見氏直于佐久氏直以高遠与正直使招
降未至者正直至箕輪与藤澤賴親約降于參賜食
伊奈之半奉子正光侍左右既賴親不至正直伐箕
輪遂賴親相人怒益殺其妻子神祖閔焉兵妹嫁婦
者為妻管沼定利攻山村良勝于妻篁聞森長一來

而太迨險將破正直擊卻敵一莫不當百後從攻小
田原封多高万石會津之役正光自小山如濱松三
成滅如北庄明年正直移食高遠三万石卒子正光
立森忠攻封作州令正光守松代飯山長沼牧島稻
荷山五城九月罷甲寅守澁自今福進明年力戰蒙
創正光城江都守城門如日光二守伏見大改三條
松代五城一年從軍一如京輪木懸拱為伏見留守
卒正光亦善使槍攻之戰操十字槍廣二尺計戰創
從者負入蘆葦中所過成徑云正光勇而賢兼德祖
子正之為嗣寬永中卒正光弟正貞以母故兼于後

宮賜丑所食邑甲寅從德祖如改晝夜在側未嘗有
眠明年從元擊敵、列砲守塹無敢先擊正貞子勇
士數十騎墮塹疾戰兄弟益奮以少破衆然創右手
瘡還食多高万石太宗時自大衛將迂大坂左副留
守配騎步增食邑嚴宗時卒正貞妻出生男給事士
人家於是名立之名正景為大坂左副留守增五千
石子正賢給事于中正賢子正殷德宗時病致仕弟
正昭立為大坂右副留守卒子正富立
諏訪賴忠源滿快後也滿快八世孫盛重封諏訪為
諏訪氏甲君滅諏訪賴茂納賴茂女生勝賴甚有寵

子賴茂從弟賴豐高島復立諏訪氏賴豐賴忠兄也
迨賴豐死孤賴辰幼不能撫其衆賴忠稍收有之甲
亡降尾、亡復降參賴辰竟不能有高島志死而賴
忠聞酒井忠次封信州心愧為之臣背參襲松平家
信之壁不克走還固守通使于氏直初大久保忠世
降賴忠於是馳往見賴忠具說不屬忠次以其子賴
永歸賴忠於是復屬參攻妻篁降木曾圍上田斬其
列將小田原平子之羽生蛭川移封松社還自名古
屋致仁三成及猶入守西城賴永圍上田還守高崎
三成滅守上田賜真田氏兵畧封高島戾改之役咸

守甲府增食邑子忠澄從園改德宗時忠澄曾孫忠
林字子瞻以文雅著名
史臣曰神祖葬勝賴之死而礼亡者迨盜賊群起殺
長吏東有相北有越倚内主争二州竟之不得一鄉
一邑者有人心已所歸嚮也賞善不踰時宥過不責
之雖欲無興得乎

里見成田水谷佐野皆川那須大関大田原伊王野
傳第十八 卷四十三

里見義康源義俊後也永亨中刑部少輔家臺迎持
氏二子結城遣子義實告急三浦會城陷家臺死義
實不散歸討平安房乱遂捩其州後稍大併上総有
武相東邊与北條氏日尋干戈至大父義弘与北條
氏康戰于鶴臺不克多失城邑天正五年遂与相采
九年相兵大至十六年是時父義頼已死相兵又至
至久留利不進十八年解去秀告以義康不至奪上総
弟枉木時亮失其地既与豊臣姓為侍從左馬頭神

祖以為同宗待之日厚以守宇都宮增鹿島三万石卒
子忠義娶知政事忠隣女為夫人復善待政府之意
然亦以是敗慶長十一年如江都上為加元服拜待
從安房守十七年當朝駿府移病不至神祖欲必徵
之本多正純曰房小國而忠義暗愚措之毋害神祖
曰汝弟知期會已不及天下且也列侯所依恃謀臣
猛將我咸置之心胸之中慮其所思惟如何玄朔謂
我過八十我自謂勞心如是謝羣臣不久也忠義知
房之於天下至小而天下有不可動之勢大善暗愚
之人驕奢惑利我甚畏之正純曰死罪此臣愚所未

知也然房之良益在江都而忠義夫人者忠隣女也
如有邪謀忠隣必知忠義雖愚不宜有此前許諸出
雲今不許安房天下見謂不公神祖乃聽十八年城
皇宮忠義嬖人八幡代右曾使阪文火野治長高山
長房及忠義奢固貧代右遣人長房受耶獲貸之金
長房因以秀賴命求誓書于忠義代右如言遣之治
長乃使舍人齎三十金往遣神祖聞之甲人馬場忠
時妻仕忠隣意忠隣私之遮駕告忠隣友明年令忠
隣率兵如京師捕耶獲徒為小田原兵寡台房兵千
人戌焉至則置諸山谷之間使子外不相聞發諸侯

毀小田原治津因忠隣于彦根徵忠義使者就道
責以醜糴小田原集亡命修要害徙倉石食四万石
居四年因忠義于伯田中國除

成田長氏武藏國司藤時高後也家世為忍城主父
下慈守長恭有妾居諸外常從之飲老不止其妻惡
之俟其如妾所閉門不內立長氏悔忍衆長恭乃老
秀吉圍小田原令石田三成圍忍長氏時已在小田
原長氏妻与一女子皆賢泣勉其衆、扼腕願為
死三成攻久不克引水灌之及為所灌神祖復通使
于長氏降有日矣三成乃去忠攻館林勿遺其反書

于氏政長氏曰臣不忍妻子見屠有此言實非反氏
政信之遣兵圍舍以至小田原壞然秀吉以不降為
罪責長氏千金与旄牛之尾貫死因于會津已納其
女有寵言封与山神祖惡之擇惡地与之慶長五年
從至宇都宮遂留備水戸兵元和二年成伏水死有
子前死孫房長二歲不得立房氏範以二從攻之軍
代侯後率兵收最上還死家相上書求立房長不辭
國除

水谷勝俊世居下館屬結城大友能成後云父伊勢
守勝信剛毅有謀語勝俊列國之政咸非長大之術

特參公不可測也歷數敵國之中常結參之驢尾君
滅甲關以東風靡勝信與其塔皆川廣熙往賀會其
見裁還至因崎待參公還悅甚厚奉遣之神
祖居小山徵兵于佐竹義宣不應是時勝信已死使
廣熙助勝俊守下館已義宣北出從世子西攻上田
天下既平從國從越前上使人追道還至則為使如
會津問戰之期會津侯見謝曰臣等敢相抗非掘直
政井伊直政構臣不至此勝俊以使適旨留侯下
館上曾張散樂按觀者之籍無勝俊廣熙名召本多
正信曰自在參此二侯不以遠失禮何以無二人之

所正信曰此咸成笠間不在此神祖曰夫樂非特娛
耳目也示寵之也雖不在且設其所使召其人觀之
其遇之如之甲寅子勝隆化桑名遂從攻改乙卯亦
如之大宗時聞曰自增從于成羽子松山憲宗時勝
隆子勝宗命視內諸侯勝宗老子勝賢侯六年卒勝
賢無子衆欲立弟宣勝家相利從弟勝信之初立之
歲餘死國除与宣勝三千石為後

佐野信宣藤秀卿後唐澤城主修理大夫宗綱嗣也
宗綱弟相生重綱天正十年足利長尾鎮長金山由
良國繁襲殺重綱宗綱怒十二年正月朔命兵襲足

利馬伏不能止中砲死宗綱少弟占宗仕秀吉、
以宗綱死無男欲納占宗會佐野人以孤女妻氏政
弟氏忠為佐野氏後質大臣之子占宗乃不能內佐
野久之佐野人奉占宗攻小田原氏忠怒殺質子磔
于城上佐野人慟哭趣戰大破城兵小田原滅以足
利館林八万石增佐野為十二万石封占宗、前
已為僧不願為侯秀吉乃立昌田信高弟信宣為嗣
復以宗綱女為夫人信宣無道怒占宗屢諫之使幽
死而亦不得增封會津之役信宣如宇都宮會三成
反軍中有流言信宣倉皇棄軍歸唐澤上為掩諱命

備會津之襲後慶長七年信宣登樓望火江都夜半
發唐澤日中達江都神祖悅其早至召之信宣率爾
曰唐澤望江都在眼下耳神祖作色曰我居江都号
令天下而却居子眼下信宣恐城春日山居季從是
信宣之惡日聞于上上又知占宗恚死十八年尾信
高免侯姊夫松平玄蕃坐大久保長安事信宣益憂
懼而其夫人望信宣好內不近已上書言諸不法事
請廢信宣立于小吉明年從信宣為松本侯陶碓水
關吏不出其從者至松本則執母滅佐野元和二年
佐野故相和泉詣都言信宣雖不道罪不明白集侯

通法上悟徵信宣之道死子小吉復病死太宗時
徵信宣宅子使食邑今猶有佐野氏
山城守皆川廣熙与佐野同宗中為長沼氏以居皆
川為皆川氏廣熙曾歷數敵國通使于參途北條氏
規破廣熙于大平山參公雅善氏規遣使而和解而
屬小田原攻小田魚閉門出降參慶長五年助其舅
水谷勝俊守下館開常兵定不至于勝俊引兵西出
詣上田之軍明年正月朔追從四位下令娘姬阿茶
子忠輝及長澤氏絶于其家相議立忠輝為戾忠輝
因得為戾從封川中島以廣熙為相子之敵山忠輝

長不馴廣熙之言阿茶塔花并遠江從史縱權廣熙
諫不可与山田長門松平康政如駿府言之神祖不
憚誚阿茶曰遠江固當委仗娛耳目豈使之持政事
將不諸吏阿茶恐曰忠輝為請竟言廣熙等陷害無
辜阿茶自中證之以故事中变而三臣得罪忠輝欲
抵之死德祖私忠輝曰上之屬子于廣熙也謂之曰
視之如子子不父事廣熙是棄上之命也康忠死子
未有識廣熙抱子見上請為之後非積功劳而受茅
土者誰之力也縱有大罪子孫猶宥况於其身若謂
法得殺國臣則非吾所知也忠輝乃殺二臣逐廣熙

乙卯令忠輝合諸侯道和州會攻廣熙詣軍門請見
忠輝見其老惻然動容待之如初廣熙歎欲泣下不
能仰見久之曰上於諸子之中擢公當一方之任公
將何以報上之德忠輝前席曰奈何廣熙曰惟公不
知戰冒矢石先諸將雖無功上必悅忠輝曰善軍令
嚴部有前後如何其可廣熙曰行軍不可相踰戰則
勇者先進於法無害夫將十萬之衆走百里之途孰
守其次退其軍且先鋒二將與公爭長短哉万一有
言斬廣熙以說忠輝將王虫繁茂林平丞不從曰廣
熙敢于我事廣熙言已不從祖示哀甲曰臣回欲從

今二子不悅臣臣行恐害事臣復不敢見泣謝去忠
輝竟以不戰得罪廣熙子隆庸從井伊直孝有功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賜廣熙俸強印後受命于
林信勝大橋玄慶同侍東宮日夜從容語古今成敗
得失世子初欲睡後悅之忘寢食廣熙老善忘有欲
言書著之力環之系吏倣之至今成俗元和九年封
那須資晴世居那須以旁無大國攻劫諸小縣服屬
焉資晴晴元強蓋宇都宮賴資後也賴資為那須宗
隆親子宗隆善射從涼廷討伐平氏于海上射扇動
三軍者至秀吉將圍小田原那須七將大田原晴清大関

高增千木通長伊王野資信福原資保芦野資盛岡
本宮内欲之小田原資晴罵曰猿向即何為不可七
將知資晴不可諫私相謂曰小田原七閔以東麩須
莫若稱使者往見尚可得免免私衆十餘人往助軍
秀吉克小田原以那須六万石封七將晴清等与資
晴五千石属于江都後封万石卒子資景幼家正爭
權相訐削三千石既復增五千石從攻攻致仁子資
重立資重大宗時死魚子家臣請立大閔氏子上不
許以增山正利弟資祇為後家臣不從固請立前者
吏士七十人皆出奔竟以五千石封資祇為那須氏

補親信遷奉朝請稍益食万二千石封鳥山卒子正
彌前還為增山氏後立妻之甥津輕戾子資德資德
立二年初資祇毒出主子曰資豐剝蝨殼為食資祇
台之寢陋不如人居鳥山於是叔父平野長政言資
豐質資祇子不得立憲宗乃免資德歸津輕資豐与
其母狗子長政家元祿十四年赦資德食千石自資
晴以來嗣再絶四禱四興然亦益衰

大閔高增大田原資清子承大閔氏後大閔氏丹治
姓服屬那須秀吉分那須封高增万石属江都慶長
五年高增子資增居黑羽根拒北寇事平食万九千

石資增戾六年致仁立兄子政晴甲寅政晴戍稻村
乙卯與那須資景等八人屯須奈斬百餘級乙卯後
無事五世至今戾增興

大田原晴清在源業平後也以所生地為氏服事那須氏擊破南
寇覽秀吉于沼津秀吉悅為備前守與之名刀自小田原如奥州留大
原二日命晴清屬江都三成乱神祖以為大田原會津之
衝也使渡邊守綱將那須衆塞大窪山三成死定食
祖母井万二千石甲寅自稻村赴改屯平野明年屯
須奈晴清孫高清魚子以織田長定子典清為後以
故今大田原氏為平氏

下總守伊玉野資信三成乱留伊玉野會津兵至石
山資信遣子資重弟直清夜擊走之適有僧建寺村
木山積乃取作守戰之具一夕大備詰朝敵大來爭
山父子力戰却之北寇不復出以資信父子能以寡
破衆也是時次子豊後守資友在大田原
史臣曰忠勇愚長氏近信宣輕佻亘乎不保社稷水
谷皆川當樵攘之間望見德之光比那須小野寺之
居破竹之末不知避霄壤已大闋等七將自為計而
不亡主之家可謂難矣

小早川蒲生堀傳第十九

卷四十四

備前侯秀秋者秀吉所子養木下家定子也初小早川氏絕其衆立毛利元就仲子隆景為主隆景深沈有謀善事秀吉以降土佐功封豫州降薩以當一面封筑前三十三万石拜侍從小田原之役令隆景屯清洲竟用其謀平小田原以大老伐朝鮮拜正三位中納言秀吉定天下隆景謀居多所出号令皆其所預定也然隆景以輝元不肖地廣天下為毛利氏之不幸迨得筑前愈益不安又聞秀吉欲以所子養右衛門佐秀秋与輝元為嗣恐其宗竊移而絕祀佯為

不知見秀吉面乞秀焮為己嗣致仕居三原建孔子廟而祭之將死召從子吉川廣家曰無德廣土禍也天下有事固守勿預諸侯後廣家忘隆景此言大為國之禍秀秋已得有筑前易置將吏不用隆景約束殘忍虐使民淀夫人惡其不事于己日夜以所聞告秀吉一憂之以山口正弘為相復行隆景之法秀秋怒曰孰為國君受制臣下者令國中者敢脩正弘者斬正弘因稱病不出秀吉怒徙秀秋北庄高基君恐求解于神祖与大谷吉繼更為言得止是以深德神祖而望淀夫人母何祥中納言三成作乱推輝元主盟

故為山躬親斬十三人大破朝鮮三成變山在馬秀秋恨之不得惡三成曰秀焮當守金山而增離所部會首切若失金山無人得歸矣不可不懲秀吉竟名秀秋曰悔遣汝秀秋大校曰臣奉使不申言不願生臣不敢出

徵兵天下秀秋至阪勝俊在伏見高臺君不欲秀焮伐奉行等陽為和兄弟俟東兵至會勝俊出歸京師秀焮通使于鳥居元忠所欲与共守伏見元忠不許三成曰秀秋雖有戴志至親也殺之謂天下何莫如啗以利佯尊之為主將代孺子為諸侯之帥秀焮既不得入伏見攻屠之獲松平近正内藤家長首三成益倨見秀秋至不起秀焮怒罵之跨馬直去三成又使言攻洞津秀秋不可稱病止軍于鈴鹿三成謀遣平塚為廣戸田重政諸事見之掩而捕焉秀秋不之見率兵登松尾山備三成等欲伐之也三成秀家謀曰稻葉正成平岡頼

勝善動主之心与二人三百金封十万石庶表秀秋
為閔白封播与二筑使脇阪安治朽木元綱小川祐
忠赤座直保平野長恭陣松尾東陰為之備而不知
五將陰已与之合神祖進兵至閔原秀秋及五將自
後起伐吉繼々揮鞭瞪目罵曰豎子汝忘我免甬
干罪即生不能断汝死為厲殺汝自到死東兵竟
捷神祖見秀秋至起勞之非子之力寂尚在此秀秋
再拜伏地不能言遂進攻澤山論功封備前備中美
作四十七万石從是益橫肆無悼日夜飲酒不止老
臣枚原下野犯顏強諫秀秋怒召其子加賀併殺之

骨鯁之臣賴勝正成松主馬等皆亡慶長七年國數
有妖秀焯居大段馳一日夜至岡山見吉繼至葭狂
卒無子嗣絕
會津族蒲生秀行藤秀卿後也世為江州人自曾祖
時居日野大父賢秀降尾為柴田勝家之屬既背勝
家從秀吉以女奉秀吉父氏卿年十四殺人自尾君
時從軍著名為飛驒守天正十二年食松島十二萬
石小田原平封氏卿會津六十萬石木村重滋大崎
三十萬石曰重滋汝父車氏卿少頃伐九戶降之伊
達政宗間誘豪傑作亂葛西欲為氏卿重滋罪滅之

併有其地氏卿聞重滋困于賊召政宗与往救之政宗陽以賊不足慮又捕病作不進欲待氏卿与賊合併擊殺之而氏卿所至瓦碎以故不發是時奉行長政居甲聞奧亂至奧見氏卿欲伐政宗長政恐二侯俱傷執政宗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与氏卿乃止秀吉誅重滋召政宗責以与賊入通又有子賊書政宗大駭不言久之曰偽書取政宗佗書比之果如其言秀吉乃赦之以氏卿為少將九戶又反氏卿攻降二城与長政等破走政實增封七郡通前百万石拜從三位參議氏卿在軍賞罰不徇時是以收租不

能十之一秀吉畏其能使石田三成鳩殺之欲納其妻其妻尾君女也斷髮自誓曰奴肯出此語秀吉怒三成竟欲亂會津見蒲生卿安言大無實言使棄國柄國人不和秀行已立如伏見直八左者導作諸不法事卿安數遺書讓之且不可募死士刺殺之秀行知卿安為之請誅卿安不許請以會津代之秀吉將与三成曰前命棄國柄以誅罪人殺之上命恐有所墜秀吉乃囚卿安于肥後徙秀行于都宮以娶神祖女使神祖決其國事南山多盜賊至會津事起得貨為寇衆者千餘人秀行討咸平之神祖南去雷度



長子結城侯宇都宮秀行居氏江要險塞設守備候騎不敢
南出居二年徙會津侯于米澤徙秀行封會津侯徙
三匠參議二祖遊其邸寵之甚至又治邸安与三成
交通事命肥後誅之秀行淫虐作烹炙之刑或繫足
二牛鞭之牛馱左右去其體已裂投毒于河觀魚死
死魚浮河三日卿成諫不用去慶長十七年秀行卒
子忠卿立賜松平氏為下野守召卿成復其位而忠
卿与弟忠知暴戾過于其父人咸知其亡大阪之役
守江都元和五年圖藝侯執之八年定山形上与世
子置酒其邸厚賜之寬永三年拜參議于京師封其弟
忠知為上山侯明年忠卿死無子徙松山侯于會津

徙忠知為松山侯賜松平氏後七歲餘死無子大宗
念二祖愛忠卿兄弟將求妻遺腹女者而立之未得
女死卒絕其祀

越後侯堀秀治、王父曰秀重從尾君起父曰秀
政謂姑之子奧田直政曰天下方不可知無心腹之
人功名難立請与子為君臣以先有功者為君事之
既秀政有功食十万石直政欣然往事焉相見驩甚
如魚之得水与謀無遺策秀吉平越以秀政為澤山
城主未行徙封北庄以村上義明溝口秀勝為附庸

合為三十万石迨去小牧留秀政獨禦參尾明年拜
侍從左衛門督賜羽柴氏秀政乃賜直政堀氏為丹
波守直政子直寄質于阪秀吉異其才与万石之地
監堀氏秀政卒于小田兼軍中秀吉歎曰惜哉秀政
雖其尚存孰有小田原而以秀治幼欲奪北庄時直
寄為使者待車于阪見秀吉曰先臣秀政死于王事
其孤雖幼宜嗣若孤不得立使臣之罪也請先治臣
之罪雖赦臣亦不生還秀吉乃立秀治為嗣後從
越後侯于會津徙秀治封越後五十五万石使直改
食川羽五万石直寄阪户二万石賜羽柴氏父子共

為國上野神祖將伐會津侯秀治自津川入秀治未
行三成遺書与伐江戸秀治乃會群臣計直寄曰大
閤封公于越後以越後及其孤乎直政曰不然大閤
雖封公于越後堀氏起於織田氏之時先君未嘗忘
復織田氏而卒不成其功者天奪之時也臣雖父子
不語恐言洩不利于國也以臣之愚雖背幼主不為
棄先君且三成非以死許國者不過僥倖幼主而攘
權耳江戸強而得人心雖衆必敗秀泊曰善陽許使
者三成是以不慮越後是時盜攻殺下倉守直寄伐
斬五百餘人賊亦圍三糸直政与溝口秀勝擊敗之

追取津川三成死神祖賞直寄二万石以松平政忠
女妻之慶長十一年秀重秀治咸卒子越後守忠俊
毀春日山治長岡上召桑名族女嫁為夫人賜松平
氏十二年直政死長子直清前妻秀治女預政賊之
攻三條逃歸于直政怒不納使婦擊賊因是亦
立功然中自慙而忌異母弟直寄之勇而有謀自直
政死後四年譜而逐之桑名族恐忠俊得罪如駿見
執政欲還直寄不能德祖親聽其獄直寄与直清及
弟直重直之堀利重也初直清悅法華惡淨土使二
徒相難殺淨土僧十餘人神祖聞此語出曰誰蔽其

罪而信其言直清曰決者智者也神祖曰唯智能知
智汝自以為智無忌憚雖它事莫不然直清之黨屈
徙忠俊于岩城執之放直清于山形從是直寄居駿
府救火適旨封万石甲寅為後軍攻阪乙卯將踰龜
瀨軍夾曰是守屋古道未嘗者行軍者直寄曰我因
不虞生麾軍踰巔從松倉重政陣夜半有火忽見
忽滅總督戒備之已而無火直寄不出曰夜襲人有
用火者是必非戰是老將後至尊聚以待問之後藤
政次也失道不至明日進与政次戰直寄橫擊破之
又明日戰于天王寺斬首二百級神祖病大漸命諸

將有如行軍高虎為前驅直孝為申驅直寄將奇兵
莫不克封直寄五万石徙封長岡八万石三年又徙
村上食十万石上及世子知直寄有將畧緩急可仕
常數召見或遊其邸甚親貴寬永中卒孫直定四歲
立為侯四年死國除直定之五分村松封叔父直時
孫直利憲宗時為謁者兼祠曹以与同僚不相
得免直利子直長德宗時卒子直堯曾与夫人騎避
火自知婦人之不如朝夕姻習顯名一時夫人守山
侯女也常語人曰婦人欲外柔而内剛外柔則不犯
内剛不為犯稱為賢明婦人

秀政弟利重仕德祖從上田之軍後代并伊直孝為
宮衛將初大又保忠隣使利重娶本多康重女不上
聞迨忠隣得罪本多正純發其事因利重于宇都宮
明年脫身如阪從松平忠明攻城元和八年正純以
謀反奪侯徙奧平忠昌封宇都宮以利重告正純反
封玉取万石以忠昌幼畱監国事既入為宮衛將遷
大衛將江户尹奏者兼祠曹利重子利政終于大衛
將無子久世廣之以天方通周為後延宝七年土屋
頼直不循法廣之許免侯數直怨之會通周有狂易
疾數直言上収其邑

直政次子直重以越大臣子質于江都攻段為土井
利勝軍之先鋒封湏段卒曾孫直矩當德宗時以村
松族弟直英為嗣補大衛將子直寬大衛將伏見尹
忠俊失族直重仕季弟直之為宮衛從兄攻段以斬薄
田兼相首為行人遷御史式部少輔江戶尹終于祠
曹子直景自宮衛補行人自食邑父死併為万石列
奉朝請式部少輔至孫直勝無子立村松族子直央
德宗時老立弟直恒皆湏段族弟也諸堀氏仕朝至
諸大夫者多不著錄

秀治有二弟曰親良車秀吉賜羽柴氏曰正成養于

近藤重勝蒙近藤氏秀治襲封与親良二万石正成
五千石徒越後封親良藏玉山三万石親良乃割邑
与正成為万石明年養作守親良從秀吉之名古屋
直寄之破下倉賊親良襲餘最下田山破其柵賊竟
散二祖賜書賞其功慶長八年親良見秀治病急政
大臣爭推思自免咎子族子鶴子代与邑如京師十
年自薦事江都土脫迨忠俊失族自直寄咸失邑上
使本多正信如親良家封万石徵正成為尚食織部
正十六年妻父淺野長政死分其邑真岡与之大阪
之役從土井利勝為軍鋒後正成死上命其子重直

歸前所受親良之地寬永中封烏山卒子親昌方地
与二弟徙封飯田卒子親貞、享初卒于高田立重
直子親常、給事于中一年出為本所防火使五
年復入為親信卒親昌從孫親賢立章宗時卒于大
阪今侯親藏其次子也
史臣曰孟子曰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鸇也
文慶之際天下苦豐臣氏之暴而歸神祖之德非務
反其所為而自然收其力勢不得不然秀秋至親而
釁成于淀姬秀行父有大功而開隙于其母秀治假
權于姊之家而亡其嗣内德之變不可不懼直寄系
震嚴威一言定君設使於兄弟相閱之時高引深道
退無怨言雖古烈士何以尚焉惜哉計不出之亡君
而為身之榮与片桐中坊同謫矣如親良分母弟邑
出避重禍抑希覲矣

西加藤福島田中傳第二
加藤清正母与秀吉母從父昆弟而早死秀吉母乃
呼兒養長有旅日力執三槍拂之即折初為軍候騎
冠城先登從破越兵于賤岳拜主計頭食五千石属
以騎二十人卒百五十人定九州封熊本三十万石
肥後有大族難治前侯佐々成政坐被誅清正至撫
綏有方屠一城而國中無動者是時小西行長封八
代為賊所窘清正助行長擊平之大被賞功行長望
之又与爭境界不平行長善探意指私事奉行清正
質訥不求媚干人以故無輔之者訟常不克清正益

西加藤福島田中傳第二
加藤清正母与秀吉母從父昆弟而早死秀吉母乃
呼兒養長有旅日力執三槍拂之即折初為軍候騎
冠城先登從破越兵于賤岳拜主計頭食五千石属
以騎二十人卒百五十人定九州封熊本三十万石
肥後有大族難治前侯佐々成政坐被誅清正至撫
綏有方屠一城而國中無動者是時小西行長封八
代為賊所窘清正助行長擊平之大被賞功行長望
之又与爭境界不平行長善探意指私事奉行清正
質訥不求媚干人以故無輔之者訟常不克清正益

怒迨伐朝鮮並為先鋒競欲立功相傾行長冒風先
發拔釜山東萊清正為秀吉相地于名石屋度營壘
處所以故後諸將期聞行長報大怒攻拔金海昌原
追王至咸鏡道捕虜言臨海君瑋光海君瑄所居清
正語鍋島直茂欲与行直茂恐韓虜欺之不可清正
獨走五十余日捕得二王子王妃之父王子妃及從
者二百余人遂伐元良哈燒其都元良哈知清正兵
寡追之清正且戰且退還軍于安邊於是徵租稅給
軍食清正不妄殺掠韓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故軍亦
常足時直茂得韓養女明將使人謂清正曰明兵百

萬復王城斬秀家等皇帝善子不妄殺赦子罪令朝
鮮具舟送歸日本子其還二王子及所得美女清正
留使者求美女于直茂至則召使者曰二王子在日
本非我所能得也我海東一男子非進美女免死者
我聞明兵四十萬踰山日不過一萬是不出四十日
殲于我乎明兵皆盡直進入明皇帝恐不免為二王
子何暇愛美女臣謹誅之除皇帝之患引美女斬之
使者見清正斬美女目不敢視耳不敢聽再拜走出
秀家居王城以韓人聚結道路不通呼諸將清正獨
伐賊克明三十萬兵江南兵十萬渡江王城益熾石

田三成欲歸釜山清正罵曰子恐江南兵乎我為子
取之夜伐敗之斬其將赴水而死者不可勝算又破
臨津取倉粟三成竟白秀吉棄王城行長於是欲破
清正之功銳意講和清正亦欲破和議專修軍事拔
晉州先登乘勝攻安廉伏兵破明劉挺會行長歸言
清正稱豐臣氏微至伏見至則地大震清正遽入城
救人尤多神祖知秀吉意解言赦之賜豐臣氏秀吉
怒行長多端欲誅之益發兵至朝鮮王走梁山降明
兵敗于全義館明兵亦益出伐破之蔚山事在朝鮮
傳秀吉薨諸將皆還行長獨不能去清正厲諸將友

迎行長々々泣曰不意君之義至此願釋前憾清正
笑曰我為國不為君且君善三成不能善我三成又
謂諸將曰始我從諸將馳不測之淵不虞復同歸日
本請從此往采叙平生之驩清正曰去家七年耗盡
一粒若幸相臨尚其稗粥遂与鍋嶋直茂黑田長政
森信勝劾行長怯懦貽國之羞請誅之又与諸將劾
三成叙軍功不平三成是以罷奉行歸沃山慶長五
年神祖將伐會津清正夫人者神祖之内兄弟也於
是尤憂神祖請問曰方今之事所伐非會津而在咫
尺之間拒命非景勝而在腹心之人公朝出難必夕

作夕出難心朝起公不若遣忠興正則長政輝政高
虎此五將必能破會津又令秀治義光政宗自其鄉
入景勝之首可致神祖曰不然會津平餘無足憂者
子為我居肥後鎮九州迨三成作亂清正使人輝元
請和州輝元不許曰和州阪之右臂不可得望君苟
有功何患無賞清正曰嘻惜不可知之地而絕不可
得之人不敗何待假令三成實忠与之亡者孤少主
是時阪門不啓防質子之者大木土佐為病輿出門
更初怪之後知其有急易夫人行伏水槽津吏不知
清正已得夫人之還將攻立石三己降還板八代

有勤斬薩將于小川薩兵圍佐敷者解去取柳川降
山下初神祖許与肥後筑後迨三成滅筑後封吉政
肥後封清正慶長八年朝江都進從四位下肥後守
時大營作規画有所不定咨清正而後起工清正輸
石過所命從是城名護屋皇都神祖召秀賴于京師
恐欲無往清正幸長往來居阪固諫往見遂徒行從
輿神祖義之為賴宣納其女為夫人清正悅曰豐公
安雖死無恨歸至國卒初神祖語本多正信曰九州
探題莫過清正然果敢使氣難仕清正聞之以為身
豐氏姻戚不容無疑外示威重內畜倡伎日夜逸樂

清正入敵國雖數百里擐甲負糧如兩陳相臨前
士卒同辛苦韓人畏之呼其名是停啼云性不好酒
見士必先問飲不尤惡詠歌者晚年誦論語悔不早
學而所慕利家一人已清正卒上為嗣侯忠廣弱令
藤堂高虎徃免逋租毀壘壁而忠廣驕侈厚歛舅加
藤丹後者美作子也父子共居卿位元和四年御大
夫三十二人詣都告上親聽其訟加藤正方等言美
作父子專權亂政玉目丹波造二大船運糧實欲之
大阪秀賴乳母子居熊本丹波資入阪橫江清四郎
歸自阪曰神祖敗歸二條上入伏見丹波聞之大悅

事皆有驗忠廣娶會津侯秀行女生光正上為之故
不究竟逐美作父子丹波誅橫江之黨三人專委正
方政寬永七年光正元服賜松平氏明年光正有罪
徵忠廣人或勸舉兵反正方不可即日就路光正遊
戲無度語舍人曰我使汝將汝門于某圖示之舍
人戰栗不能對因大笑為樂是年上將之光陵光正
遺書室賀正俊無封題正俊不受遺并上新右發書
曰待上陵發兵子為我語利勝前使正俊不肖語云
新右愕欲捕使者云云亡去不知從何告諸酒井忠
世初正俊舍人見養馬者與使者奴語問養馬者此

奴曾共居某別後七八年莫知所如適見未及問倉
皇出去利勝令二卒挾養馬者行都下求前奴數日
得之事肥後世子家人曰持之繫曰拊于獄併得与
舍人戲之事忠廣所言無異六月朔上朝諸侯曰忠
廣不能治國嗣位初擅歸子母于國嗣子光正侵上
惑衆大逆無道然忠廣應徵速至言子之事無私光
正於法雖不赦實無反心並赦其死奪爵遠徙若有
不中罪列族言之無諱列族咸曰當是乃徙忠廣于
庄內使食万石囚光正于金山國除忠廣當如庄內
見左右非其人自悲作詩見者無不流涕德宗初求

清正後布松与邑奉祀
加藤嘉明土呂人也父教明事松平好景
如宗師嘉明始及車尾賤岳之戰從秀吉疾闘久之
分淡路封嘉明攻朝鮮將水軍攻唐島戰墜水敵以
楫擊之援其楫上舟奪大船數艘諸將欲去蔚山秀
吉怒聞嘉明獨不肯去悅封之真崎十万石三成欲
作難嘉明日不十將不能三成何得從至小山還軍
于清洲行人直言為使語諸將公殊無發意諸將愕
然嘉明日是臣等之罪也夫三成名為幼主我等咸
出大岡下按兵不戰於公不能無疑我輩朝戰公必

夕至諸將咸曰然合兵取岐阜神祖乃出兵見嘉明
執手曰子忠誠何日忘之嘉明望三成不叙朝鮮之
功欲親斬之而報其恨趣戰尤力然至三成敗反厚
聚備不虞不与諸將爭前貪首功天下已定封私山
二十万石當朝江都為世子友甲寅上心難嘉明等
潛謂忠輝曰嘉明正則長政等未可信也汝聞我不
利速屠之嘉明乃遣于明成至長良一候騎引兵涉水
人或語明成曰寒夜涉水逢敵不可用騎曰不然我
後諸侯何以塞讒慝之口闕兵百万連營数十里一
敗何惜凍不至死破不至亡安得不濟明成曰善渡

河斬百餘級上大悅明年從嘉明居後軍明成自松
山盡發諸軍神祖語德祖諸侯嘉明極謹慎以為參
人尤忠于我然好以小事相望德祖曰然則不反乎
神祖曰鄉有善謳老媪解曲夫人謀反必得豪傑舉
事當是時欲無反得乎時俗冠冠子擇勇畧超人者蒙
之甲大宗冠時嘉明充其選諸侯榮焉嘉明弟曰忠
明詐破藝將全真崎迨嘉明高虎增土爭疆界不平
聞高虎攻忠明日縱使以是得罪不可使弟獨死將
出兵河村權七尚弱止曰君無出也是必今治侯之
謀也若信耶雖救不及言上報仇抑無晚也高虎果

以其動兵聞無驗事罷上為徙高虎于伊賀福島正
則奪侯率兵往定其地蒲生忠卿卒上欲封高虎子
會津高虎惡會津數代其君讓于嘉明不曉詣
高虎謝釋前恨嘉明封會津三年卒子明成五部南
部重直加藤明利松下長綱渠江都寬永十八年弟
二本松侯死以不請後國除後名明利初封三春
與長綱同屬于會津初明成各於財採金國
饒足起城郭諭於圖上所請其餘事多聞于上者國
相堀主水燒橋亡追之不及聞居高野使人往索不
与明成益怒上書請以會津代之甘心二本松侯卒
之歲上命捕主水上上變告明成前攻阪通使城

中明成白臣父被台冠世子謂臣曰奉命与不在汝
臣當時不曉臣父之言臣父曰我死汝代侯以死守
節大善不則我辭臣因誓天地使臣父冠世子臣雖
愚忍背之哉其書尚有可驗執政之臣議曰明成縱
使有之不可以主水言罪夫人臣宜以死明其不反
主水相大國不知事君之義恃寵背恩甚無道可使
歸就戮會津上命如議明成知主水妻子隱鎌倉發
使往捕同梟之市隱主水妻者水戶侯女至英勝寺
者也天壽主為言明成不請捕亡人無礼于水戶侯
事不可解國亦不和執政訊明成依上書之言納土

地寬永二十年事也上乃封其子明友字子默于吉
永万石使養其父台庶孽使盡仕保科正之稱曰吾
知加藤氏三世唯子默不可及憲宗時徙封水口二
万石為奉朝請子明英補奏者兼祠曹遷參政增邑
封子生明英資大國餘業行万金求官云明英無子
卒五弟之子嘉矩復徙水口
福島正則秀吉從弟也少業匠戰賤岳有功食五千
石頗移戾于寵野從秀吉長定四州徙封今治小田原
平食清州二十二万石渡海擊朝鮮秀吉費用事者
不便神祖乘柄正則以為身備肺附与連婚内府倚

以為重交和為子正之約婚于久松康元大老奉行
切責之為背約正則不屈中老為居間事辭遂与三
成有隙欲殺三成從伐會津至小山諸將諫曰會津
四万人皆死士也烏合之衆未易當神祖曰虜進我
為公等虜豎子正則曰一夫必死萬兵難進況四万
衆乎臣聞盛者易衰請留兵觀其變居二日聞三成
連諸侯圍伏見集諸將謀莫敢先言正則曰公誅三
成置孺子于何地神祖曰此非孺子所知也誅三成
便已正則曰公不負孺子孰負公正則為公死左援
危酒右據長政膝顧長政曰以此酒啖三成肉神祖

大悅賜之乘馬一疋然深意正則為變問諸長政
以矣言無它諸侯妻子在阪未敢言誅三成陽為引
兵西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知加藤嘉明藤堂
高虎生駒正俊蜂須賀至鎮寺澤廣高金森長近田
中吉政德永壽昌筒井定次稻葉正道分部光嘉市
橋長勝為一軍正則為魁淺野幸長堀尾忠氏有馬
則賴中村一栄一柳直盛山内一豊松下重綱西尾
光教九鬼守隆戸川達安為一軍池田輝政為魁井
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監軍集清洲待神祖之至修葺
械攻降城邑初三成欲降清洲大崎長利不聽神祖

後聞之曰破賊長利功也頃之諸將宣言攻犬山稻
葉貞通等去岐阜之犬山正則涉河屠竹鼻知輝政
破敵于米野使謂曰君背約伐敵諸且不能後君
在我前我伐君輝政曰我非背約以敵來伐也伐
敵敢不守約正則尚猶不平嘉明曰君何恤焉輝政
先至岐阜我從君伐大垣明日伐破岐阜織田信秀
將死正則止之九月十四日神祖至岡山執正則于
謂諸將曰明日無敵其夜三成如関原雨衆誼譁正
則請蹶之十五日神祖至関原嘉明定次擊秀家于
野上忠興直泰貞通直政忠吉与薩侯戰廣高直盛

達安破行長集秀家軍長政吉政長近伐三成
分兵左忠勝以長益等擊走共攻薩侯既吉繼死東
兵疾趨大呼聲動天地正則所當靡不克三成大敗
此日正則功為首上既敗三成令正則輝政長政幸
長先入京師為使問高臺君待上至正則又如阪見
秀賴遣人說輝元外出以功封菟倫五十万石治于
廣嶋正則乃見有功者福島治長跋尾関石見眇長
尾一勝聾左右竊哂上怫然曰三子助君顯名天下
汝等無病之何功從是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如藝
收嚴島祠由國人大駭秀賴病痘諸侯潛遣使者正

則親往見阪不振說秀吉所善遇者盟于阪如越見

授子正歸其妻神祖所名康之

秀康曰僕之事君不惜一死然大岡有遺命未敢以
身許又泣以動秀康時大興作城江駿皇宮名護屋
筮山正則如名護屋私輝政曰如都城孰敢憚功為
諸子發諸侯甚無謂也見上能言天下之事者足下
也盜為一言之輝政未對清正厲聲曰大丈夫不言
則止言則若無築正則口噤不得言輝政大笑以為
戲然役未畢集神祖聞正則語召輝政曰頃聞列侯
若彼其早歸國待我之至於是日夜趨役城成甲寅
饋糧于阪八万神祖使其所善竹中重信諾曰舅甥

有相賊之心耶是咸長益治長之為也我欲与卿往
誅二人而衆不能無疑于卿、為我遣忠勝正則乃
召妻子江都為書遺秀賴曰公得鑄鐘之責不思所
以自明欲以區、之阪難天下譬猶螭螂向車狂妄
取滅亡亦孰怨正則与公義齊一家為公計至熟今
之時詣駿詣江者咸言公之事公必東大夫人以塞
衆之言衆無言則上意自然安而阪無憂若苟欲難
天下正則不得顧親為先鋒攻阪者正則也妻子已
在江都上必許焉又潛遣心腹之人語忠勝忠孝不
可並得汝竟攻阪乎柳亦棄我乎棄我殺我汝之不

怨忠勝不從捕阪使者攻阪乙卯未至城破三成之

偶加賀侯上從夫人書有熊本廣嶋納糧大坂事二祖秘之

乱子正之從関原之軍弟正賴走入長嶋見圍月餘
已解封宇多侯久之殺正之立忠勝正賴暴被告為
正則故不治後貸尼金偽造反之尼訴之又遣死士
刺上書已者破阪之年免侯毀其城二子為仇所殺
正則將祖父江清長使見神祖戰関原有功薦為朝
臣以属青山忠成蒙青山氏甲寅以通阪誅死人咸
意正則使之德祖久雷正則神祖病篤召正則曰我
為子言使歸國善撫士民為自計夫大丈夫孰無意
于斯乎我病如此不復見子正則得此詔伏地而泣

汗流浹背少頃神祖顧正純曰正則謂何正純曰大
閤時正則未嘗貳于上而況于今乎豈謂得責于上
如此臣不負上二何負臣云神祖釋然曰人果不可
信我欲聞此語耳正則出詔德祖曰我死徒之德祖
以為雖不臣有闕原之功欲問不敢召正信問之正
信時致仕杖詣朝曰秀賴所親莫過清正則幸長
召秀賴京師清正幸長徒從不離側正則獨稱病不
至神祖深義二人取其女為二藩夫人而薄正則為
人長子正之嗜酒有狂易之病拘使餓死平生善怒
無士庶老幼觸之使死性貪身侯大國午執牙籌積

畜不知止厚稅暴使二州之民不安其居或有縊死
者所貢蒲席減價強取後遂麁惡不可進御上第盡
佗沽得有司之責而誅鬻者夫立人牧非肆其志縱其
欲也安拊使得其所也慢上之命輕民之生罪不容
死正則之暴如此存之二州困殺之二州安凡神祖
嘗苦歷艱于一世而不辭者為天下萬姓也而外二
州私有功非所以奉祖廟也上猶與未決請增其城
上不憚曰毛利氏有十州而居此城今僅二州而增
之者何城成則使人視之大於所請命毀所私增少
損城之東南陬以無徒役不之應元和三年從朝京

師拜從三位參議五年六月忠勝從上如伏見大買
兵器于京師上乃暴其罪徙正則于津輕未行改食
河中島四万五千石父子同日就擒明年忠勝死寬
永元年正則卒御史將檢其死未至燒尸以葬以故
嗣絕憲宗思正則功名其孽孫正勝為宮衛將伊豆
守死無後德宗時賜庶孫助六邑奉其祀初大臣恐
正則不就命大田吉正曰正則所為莫不成若知無
益不動果如吉正之言
田中吉政江州田中人也弱耕田若見一將軍過田
中導從太盛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釋耒往奉宮部

善祥及秀吉召善祥養子秀次立為嗣擇可為師保
者莫若吉政乃舉為之傳食八幡山三万石從秀次
至小田原封岡崎十万石而吉政以直諫迂秀次稱
病不出竟不坐其敗時至小山三成遺書自後起應
之又使善祥子長房助之而不告吉政、陰受上
之誡善報誤之久之長房以吉政出關不与之言恐
其擒之棄軍獨亡吉政追虜之海上是時長子政顯
質于江戸亡欲詣軍所吉政恐其反遣騎本坂告吏
勿出關既先渡合渡父子共戰關原三成敗進攻沃
山吉政募人燒壞屠之無三成死還圍伊吹三日三

成病痢不能行襁褓管笠腰鑷而卧吉政以婦善遇
之欲死不許婦之大津以功封筑後改筑後守事上
恭謹無過惡長子狂佻廢之立次子忠政卒田寅上
命忠政待薩兵過而出國以故不及戰明年至兵庫
而還元和七年忠政卒無子國除封吉政弟政弘三
万石頃之卒以女壻管沼定政為田中氏宮天衛將
主殿頭邑五十石元祿中定政曾孫定陰無故自殺
田中氏竟衰國祚十古古而吉凡以血精主去之而
史臣曰清正等四人以悍鷙之質列位于侯伯正則
恃功好殺懷貳吝財有一于此莫能不亡宜哉身囚

北隅焚死中野清正雖稍近道知有利而不知有義
後嗣罹禍抑亦有田也嘉明吉政於諸將謹慎而子
孫遂衰豈不傷哉

池田黑田藤堂傳第二十一卷四十六
池田輝政父曰信輝伴資平後也方足利氏之衰有
瀧川恒利者居幕府尾將一益季父也楠正行遺腹
子曰池田教正孫政秀以女妻恒利使蒙池田氏恒
利如尾通尾君乳母之弟生信輝以故幼与尾君狎
親及長殺人亡命乳母為言使立功贖罪為射者小
校攻星崎還為備後守擊殺尾公子信行、其君
之弟前將代為嗣者也尾君悅与其室封犬山稱為
紀伊守既伐取花熊尾崎兵庫乃以大阪与信輝、
父子之助輝政從父有功賜長者伊丹賜少者尾崎

此册... 池田輝政... 信輝... 伴資平... 後也... 方足利氏之衰... 有瀧川恒利者... 居幕府尾將一益季父也... 楠正行遺腹子曰池田教正... 孫政秀以女妻恒利... 使蒙池田氏恒利如尾通尾君乳母之弟生信輝... 以故幼与尾君狎親及長殺人亡命乳母為言使立功贖罪為射者小校攻星崎還為備後守擊殺尾公子信行、其君之弟前將代為嗣者也尾君悅与其室封犬山稱為紀伊守既伐取花熊尾崎兵庫乃以大阪与信輝、父子之助輝政從父有功賜長者伊丹賜少者尾崎

父子三人同日受邑尾君薨孫秀信幼信輝秀吉討
尾君之賊克之与勝家長秀議共行政從信輝于大
垣之助于岐阜輝政于池尻秀吉於是欲亂織田氏
許信輝濃尾參謀信雄信輝潛召森長一堀秀政謀
請信雄五州信雄告之參公笑曰反覆之從不足恃
也信雄乃謝卻使者信輝怒襲大山屠之潛兵入參
公敗之于長湫信輝之助長一咸死秀吉乃与輝
政十萬石還自薩賜羽柴氏又賜姓豐臣小田原平
封吉田十五萬石伐九戶至國分寺是時北条氏直
死良祥主寡居秀吉命嫁輝政慶長五年自小山西

出与福島正則為二軍為之魁收諸侯質子于吉田
以主故也迨將攻岐阜正則爭先不決監軍忠勝謂
輝政曰君當惟成事何故与人爭立功輝政乃止直
政謂正則曰河上之聚侯之民也舟筏易備願侯道
西正則乃使輝政東輝政因破岐阜二將正則怒不
待已而破敵燒市絕其路輝政少長岐阜知道曲折
攻水路立旗城上而正則降秀信与輝政爭益疾將
伐輝政乃聽監軍出城歸功正則初或将燒城
輝政止之以故不得為功既見上諸當三成上不許
屯南宮下備毛利氏之兵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橫

井伊織等擊破長束正家毛利勝永長曾我部恭親
僧慧瓊軍進定勢州以功封播磨為右少將又封主
二子忠繼倫前侯忠雄淡路侯為幼置長子利隆于
倫前利隆母中川清秀女生利隆出主之五子曰忠
繼忠雄輝澄政綱輝興而怨不立己之子為嗣不善
利隆、至孝事主不異所生撫群弟如子及出封
選壯士為衛兵器資財皆豐完諸子利政、虎威為
國上卿德祖名神原康政女嫁利隆賜松平氏拜武
藏守十三年天皇使人來聘輝政朝江都上屢遊其
邸給以道路之資去則使近臣送出諸閔賜獵于武

攝之地雖以主故功德亦宜之云為人剛直御下以
寬聘賢下士揚忠賞功以欲矯時俗後宮之飾輿馬
之制僅比郡縣之富以為阪之變在且夕積畜以待
徵令十七年朝江都拜參議主之五子皆賜姓歸路
朝京師明年卒于姬路子利隆割主之湯沐邑完粟
佐用赤穗三郡与倫甲寅播倫戌尼崎三侯入神崎
攻阪上命具舟筏忠繼以後利隆徒涉破敵神祖恐
二侯弱扭勝遣城永盛監播倫兵利隆亦怨後弟見
阪將出欲伐之永盛不許神祖怒遂永盛分播兵塞
海口是時西諸侯咸入天滿利隆有馬豐氏偶望城

中失火鼓譟乘之阪相善禦郤之阪相遺書利隆云
諸侯咸通使于我利隆執其使始所遣塞海口兵破
新家成明年播淡二侯軍于尼崎南自海上入中島
燒大曲斬千餘級今年春良祥主忠繼登卒以播三
郡封輝澄政綱從忠雄為備侯明年利隆病歸播至
京師卒子光政代立請為武藏守不許一年徙侯于
因伯之地初輝政與人飲酒或嘲其短少輝政笑曰
我為子舞為子歌雖惡觀之歌曰勇知誰比封爵俱
高雖憂偃樓它無所勞笑者大慚於是時宗族盛多
食賦百餘萬諸曹諸衛不知其數朝廷因是不憂西

德祖名本多忠刻女嫁光政焉大濤時召入獨面承
命語秘不傳既備侯卒嗣幼以韓人未當過備上慮
不供給徙光政為備侯寬永十三年部池田氏五侯
及平岡重勝建部政長九鬼久隆中川久盛山崎家
治戶川正安柰山一玄毛利高直城江都上如光陵
命光政与知政事忠秋佐世子居守賜建神祖廟于
備光政賢喪祭不用浮屠國建學校鄉置教授試助
法除墾田省賦役禁淫祠創社倉廢國量削等級起
廷議置諫官受投書獵習戰陳募而求士自卿大夫
以下有一善莫不賞焉有兄弟爭財者同控而因悔

而後教孝悌遣之郎中曾舉善事親者与之田後聞其偽于賞請自黜侯曰何傷孝期于悅親庸詎知不誠乎熊澤良介佐其君以道津田左源太填海圯地皆名于諸侯者也而先政善聽之嚴宗時通渠麻市入海久之不与執政合致仕子綱政立封弟政言政倫為侯皆津田所填海之地也政言命為良介後是時新宮侯重時卒無嗣地歸有司重時大父重利本下間氏而輝政出也割播新宮封之為越前守甲寅以堅守尾崎使仕于朝卒于尾崎代官綱政既立盡復建父時所毀佛寺大崇浮屠延寶六年完粟侯數

馬卒其地入宗國初先政立其弟恒元為完粟侯再傳至數馬々々實綱政子也章宗時綱政卒子繼政立信宗時繼政老子宗政立政言憲宗時賜璽書為列侯政倫為春朝請補謁者利隆之後今有三侯輝政弟鳥取侯長吉車秀吉賜羽柴氏封吉田時分万石邑与之從如名古屋典伐朝鮮之舟還監大佛工作慶長五年攻岐阜有功從兄伐莚兵進圍長束正家于櫻井谷殺之定水口盡賜所在貨粟明年封鳥取供土木之役無慮六卒子長幸立徙為松山侯二攻阪一收三原二城阪長幸愛次子三之助為娶

照阪安信女迨長幸病安信与弟安經矯長幸命將
割松山之半族三之助長幸弟長賴怒曰安信敢乱
人之家排圍直入斬安經擊安信三之助各有助者
流血滿堂堀直奇家与長幸隣以壯士數十人來掾
乃定上聞凶長賴然於法不得不殺賜之死免長幸
放三之助長幸恚死立其長子長常為松山族寬永
九年事也長常聞其曾祖臨陣常先登心欽之水野
善左曰此皆先君為匹夫時也至為將不然當進則
進當退則退知任之重也君為列侯欲劬匹夫謂先
君何長常悅此大賞善左為族十年卒無子嗣絕

忠繼五歲封備前九歲拜侍從左衛門督至父安增
以至湯沐邑就封于備甲寅攻阪至今橋命門于高
簾橋敵將燒橋攻使不得燒神祖恐傷衆植柵勿戰
運土填壕人造梯數十未成軍罷明年良祥主忠繼
相繼亡初主將鶴利隆忠繼知之每利隆見主必与
共人食則先嘗利隆以是得免於是忠雄代為備族
分完粟封輝澄赤穗封政綱佐用封輝興咸前賜松
平氏政綱後病死無子上乃召忠雄与佐用讓諸二
弟輝澄輝興正保中輝興有狂疾殺夫人徙失族輝
澄寵伊木伊織小川四郎委之政焉小川与小臣菅

遊白此顧金錢伊織數言不用亡從出者半于國事
不可掩匿寬永十七年上曰輝澄威不能懾下巨室
爭推不知糾之不可為君于國徙鹿野令食万石其
吏士徇私忘公無人臣之禮殺伊織遊白及其黨執
小川其餘去適四方者勿借之舟若舍与食者論之
於是咸殺妻子縊死無收葬者嚴宗時封輝澄子政
直為粟鹿侯寬文二年輝澄卒歸邑于官五年政直
死立弟政武分三千石与少弟政雄政武今猶比諸侯
忠雄七歲為宮内少輔賜松平氏九歲封淡路娶夫
人于阿波甲寅与阿波侯取博勞淵斬其守將上賜

書忠雄勇士橫川元登箕浦玄蕃明年兄倫侯卒率
備衆伐阪已立為倫侯寬永三年從朝京師并參議
初安藤重信舍人河合某殺人奔倫久之其子又五
郎亦殺人匿于阿倍正之家正之友安藤正珍怨忠
雄前匿重信舍人忠雄求又五郎正珍勸正之勿与
交根侯阿波侯佐忠雄請之于上正珍之黨益相聚
不解會忠雄病痘將死召子光仲曰我死以又五郎
首為祭然忠雄卒事益解尾侯紀侯居間使出又五
郎又五郎亡所殺者兄渡邊數馬殺之于上野城之
下忠雄卒子光仲移封因伯之地因伯碯确貧困也

蓋以其父匿亡人幾作亂故也光仲憲宗時老子綱
清封二弟仲澄清定為侯皆為松平氏以良祥主之
後也經清無子以從子吉恭為嗣吉恭卒子宗恭立
宗恭卒子重穆立忠雄之後亦有三侯存
黑田孝高佐々木秀義後也大父下野守重隆從宗
極高吉卻尾兵父美濃守識隆仕五着城主小寺政
識而居姬路賜孝高小寺氏久之政識死其子以孝
高子長政質于女土既悔通使于藝遣孝高伊丹往
則見執小寺謂識隆曰伊丹為藝執子之子我有便
計為子以禍為福不然子之子不免識隆正色曰孫

質也子囚也質囚誠不同易之不祥君必悔之居三
年伊丹拔孝高得歸秀吉進兵入播亡小寺氏秀吉
欲居三木識隆曰三木僻不若姬路四通可容大眾
秀吉見姬路悅曰信与孝高結為兄弟曰父事子之
父以完粟之半封孝高時識隆病不起孝高從秀吉
伐藝与藝平未結會明智光秀弒尾君孝高見小早
川隆景假藝倫之旌趣秀吉歸光秀既不利望視二
氏之旌大駭以為二氏率其衆至棄軍東走秀吉曰
楠廷尉亦生矣然孝高深以此自咎云小牧之役畱
守大阪以監軍入九州以事被譴俄封中津卅二萬

石實數二十万石是時佐、成政封肥後按籍奪諸
豪之地諸豪不服肥後大乱秀吉誅成政遣孝高往
治孝高如肥後誅諸豪曰大閤為公等誅所建之族
公等以為得計耶大閤若怒公等一旦使者至責以
君臣之義公等能高枕而卧耶為公等計不若避邑
請罪使者大閤聞如此必悅還公等永世無患諸豪
聞之立解散孝高乃召首乱者殺之謂諸豪曰今天
下無事無事留于中者而使者之所報久不下想有
不忍言者公等何不熟為子孫計也諸豪乃咸自殺
孝高廉暴有大畧不好文飾然性不好殺平生所与

語多儒生秀吉歎曰跛兒不可及也率爾之漸勝于
我數年之計孝高囚伊丹三年不履戶庭足遂蹇故
去孝高有功不見賞知秀吉忌其才恐不得自全佯
病乞骸骨不許初長政為質于高臺君愛之養于後
宮因得事高臺君為屢見言之乃使長政紹封削髮
名曰如水然置左右不出嘗從容謂左右曰誰代我
有天下咸愕然莫對久之曰嗣君在何發斯語秀吉
曰汝何多諱第試言之我所思慮誰指於是人之言
所見神祖利家氏御秀吉大息曰然何有天下者多
為之上不亦難乎然我所謂異於斯彼跛兒先三子

從孝高語其相賴勝必勿背內府秀秋後伐三成者孝
高本謀也孝高見使者陽与之求七州使者去罷彼
招士專修攻戰之具左右或諫孝高曰東兵不捷增
高至天無益于守修四境防盜賊結隣國討不服勝
不勝皆利于我是時故豐後侯大友義統與森信勝
大田政信發兵應三成中川秀成將田原紹忍宗像
掃部從義統于立石義統謀臣吉弘統幸攻木築圍
孝高至引歸立石孝高先鋒井上之房木築守松井
佐渡追敗之于石垣原孝高乃併木築高田兵伐義
統斬統幸掃部誘義統虜之安政富未年禮小倉久

雷米咸降其士去者送妻帑願仕者祿之歸者且多
三成破薩侯歸孝高所置水兵燒舟大獲與加藤清
正鍋島勝茂會于佐敷將伐薩會賜書罷兵神祖台
孝高為軍師欲加爵位稱病不任事神祖曰范蠡有
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子今用之亦范蠡已五
湖之志不可奪迨將封中國見請倫塞上悅孝高乃
築室黑谷諸侯見上禮之爭候伺求見孝高惡之去
歸筑前與農商雜居不常其所見健士善遇之為侯
時饒富自奉甚儉日振野備中還自朝鮮見孝高欲
歸前所假與其息偶有饋魚者召授入烹其骨備中

甚不懌出所持未孝高曰昔有万里之行豈望見反
竟不受備中慙收金而去頭常生瘡集所拭紙作屏
風德祖常稱為日本張良甚親善自三成亂意不懌
其所為稍踈之慶長九年病將死召長政曰我不若
汝者有四焉事四主咸得其驩不若侯于大國不若
先衆赴敵不若善深謀不若汝不若我者有二焉衆
哀我死而不哀汝死以我寬有恩汝嚴急期也我嘗
思棄汝爭衡天下其不濟者天也見愛人趨時不失
咸汝所不若也命婢執履之左木右結与之日備物
而出則後機汝多思慮恐不能立大功于天下執編

蒲可裏飯曰國主民之主食汝好室賤食恐財匱竭
既奉入細過罵不容口長政承問言之孝高曰汝固
當不知強病為此者為汝也聞者莫不流涕竟不起
卒初伊丹賣膏沐者栗山利安負孝高而免後為相
治國侍童母里反信不識字舉為將後藤基次管正
利黑田一成共為股肱良臣而基次子政次不悅長
政亡入改長政年十四從軍獲首級孝高將死賤岳
歸長政在途悟曰畏死去親非人也揚鞭還軍所喪
信勝誘中津豪作亂長政討平之襲封如朝鮮明李
如松出于王城南衆見長政從數騎馳之曰今日必

捷矣為人所重如此又當軍中無事獵多得虎三成
如沃山其黨尚謹長政見堀尾吉晴曰向島未足厭
衆之心君何不議請居城中且奉行居城中持文書
如向嶋日不下三四開閉不時主者疲勞吉晴曰謹
承命矣諸曹更見三成免欲求婚祖便與共請居
城中稍誂諸將絕于三成自小山還至大磯神祖疑
正則為變追召長政謀之長政矢明無之初神祖名
保科正直甘為長政婦從姑居及栗山利安掩舟出
謂舩主莫使津卒見夫搜之便殺孝高以長政善正
則憂與共倍歸見妻孥至大悅作伎樂三日至攻岐

阜長政等如合渡三成兵阻水而陣諸將曰河水方
盛基次在焉何不召與計基次曰內府欲見諸將之
於三成今日之事不在勝敗言未畢諸將騎馬而渡
破三成兵至呂久川進壁于赤阪通使西諸侯使歸
神祖奇計極多出關原從勇敢之士十餘人衝三成
陣翼得三成、是以先敗追至伊吹攻沃山以功
封筑前為筑前守初秀吉入九州收仲哀帝管丞相
祠田長政至修作置祭邑撫幼敬老民大悅方無事
會賓友極歡約故老互舉其過以故友信等常得規
主之過小瀨甫菴作史諸侯爭贈金帛求美名長政

難之曰我家為國而不為名甲寅居江都遣子忠之
從軍明年從居軍之後是時忠之病強起從軍元和
末長政卒忠之代侯忠之前是賜松平姓寬永十三
年鄩寺澤堅高松倉重次松浦隆信大村純信谷衛
政蒔田權佐土方雄高小出吉英小出吉親松原重
長伊東長昌宮城主膳加藤恭興黑田長興黑田高
政城江都耶蘓賊起太宗使長興高政發筑前兵可
二萬人別遣舟軍衝扼海路又今忠之往賊夜伐殺
黑田監物斬賊百餘人城將破忠之令軍有進無退
必先登縱我死無扶太明日攻屠之蠻船入崎卷出

兵方二千船百餘艘後忠之造大船賊婦人髮為繩
栗山利章利安子也屢直言忠之將攻之長崎尹行
中重次逮利章送江都忠之所為諸不法事盡露上
徵忠之々々恐不知所出小川內藏自長政時典朝
聘之禮謂忠之曰利章告國陰事公恐無福公用臣
之言臣使公無所不安不然臣不能從忠之曰不敢
我之身便子之身也唯子制之忠之稱使者如江都
舍于浮屠內藏率侯之徒徐行如侯之行至關上勅
更勿納筑前侯于關會已如江都上怒召忠之廷与
利章辯忠之不言更乃訊內藏々々不言久之曰天

下之事一至于此利章為大臣秉國之柄不念以死
報君陷主于不義而求身之采罪不足族臣忠之不
敢自惜恐天下之事從是壞君臣之固從是廢是以
不敢言因放聲大哭上聞之肅然改容廷中大駭利
章終伏罪赦忠之不問盡損儀衛嚴宗時忠之卒子
光之立光之子綱行好外數遺書于阿波世子光之
廢之立次子綱政致仕綱政初養于蓮池侯經政子
宣政德宗時遣兵逐蠻舩于崎港無子以禪侯長清
子繼高為後繼高立与肥後平筑肥不通百餘年筑
前自如水辭爵位世為侍從賜松平氏初筑前五禪

侯三忠之立封弟長興為秋月侯高政為東蓮池侯
高政後再傳至經政繼宗國蓮池絕經政時封弟長
清為直方侯給事于中德宗時死絕封長興子長重
楹高田侯世子如福山給事于中遷奏者今秋月侯長治
實野村氏之子也云

藤堂高虎佐木氏疏屬也父虎高育于藤堂氏冒
其姓為藤堂氏仕淺井長政高虎十三殺賊十五從
父戰姊川淺井亡仕阿閉政宗磯野盛景織田信澄
咸以客從軍最後仕羽柴秀長攻但州三年克賜食
邑拜諸大夫復平紀州賊入阿降木津一宮長曾我

部元親因高虎請降從伐薩還秀吉令高虎子丹羽
高吉增食二万石高吉者長秀子所養于秀長既如
朝鮮會秀長嗣子秀俊死去如高野秀吉召封高虎
今治与加藤嘉明代元均于唐島取舟大小十餘增
食八万石秀吉薨先令神祖利家一人往罷兵于朝
鮮利家病當行利家等止之曰幼主在繼祿之中公
行無所受令乃觀可行者莫若高虎中途聞兵皆至名
古屋而歸大老奉行不憚神祖或謀作難神祖所善
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福島正
則鍋島直茂森忠政有馬則賴金次長近織田長益

京極高次大谷吉繼新庄直賴等執兵備之而引与
深謀者高虎輝政孝高父子它人無知神祖適前田
氏高虎乘婦人之輿候于河上遂從見利家偶三成
縮衣而至不歡太如高虎郎輝政等亦盛兵而待三
成不動慶長五年自宇都宮引兵西出破三成兵于
合渡諸將乘勝欲攻大垣高虎以為諸將破三成公
之威無伸天下謂監軍壁于赤阪神祖至關原高虎
至鎮高知當于吉繼与秀彥夾攻殺之咸集三成軍
三成是以敗既往和州定郡山增食二十万石為世
子及從是參帷幄者正信与高虎耳甚親寵常遊其

邸及通它必從乃居母江都白徵列侯罷臣之質列
侯家屬徙江都從高虎發之以規都城增封二万石
命發紀以西至備但十二州城筵山三年罷十三年
移封上野明年遣兵戍淡路使如肥後復定宇和島
甲寅神祖至二條訪行軍對曰諸侯未知所嚮臣願
先往試寇以觀天下之變以和州衆如天王寺比河
內城木津者咸逃居二十日真田幸村後藤政次欲
伐高虎會諸侯皆至攻攻人作書遺高虎為失道
至中軍其略曰二公果如子之策分諸侯為二一者
塞河州一者塞泉州絕其糧道進不得戰退不得去

雖良平不得脫也子所欲之地不旬便得神祖召高
虎曰彼固不知子之二條之言子莫使復為燒鐵書
其題曰秀賴斷指棄城門之下南條志成与高虎相
聞燒城內兵或告秀賴誅之會城中有失火加越兵
攻城死傷甚多高虎歎以為非其期不出頃之城兵
相鬪高虎遽起傳城鳴金而退上望視曰高虎之衆
如指之從臂無不如意命連柵絕內外之道鑿地道
深入會和議成明年至子塚欲據堤至堤不止右部
遇木村重成于若江左部遇長曾我部盛親于矢尾
死者如丘井伊直孝自側擊重成、、死盛親亡此

日也高虎直孝大矢亡明日改以加越為先鋒使高
虎陣其間前後所斬三千七百級秀賴死改令水原
石見變姓名如京師欲為秀賴報仇高虎捕得之於
是賜高虎璽書金銀寶馬各一名刀一進階從四位
下益五万石既以奉行起光陵及以私財造廟于上
野寬永初拜侍從益五万石卒于左少將子大學頭
高次嗣前所子養宮内少輔高吉以讓不立与之名
張二万石高虎作誡子一編言敬老愛幼早寢早起
不赴宴會禁奢靡誦經史事又叙己所以起傳諸子
孫是時未著殉死之法恐已死多表良士令吏問命

在且夕誰相從地下願知其人更得七十人見高虎
見之曰朝廷命藤堂氏世為先鋒不得殺士送
葬自弱其兵上令如此且人孰無死終同歸泉下早
晚必相見於是咸止不死初高虎与信澄不相得行
迨貴薦其子信重使有邑人以是稱之愛士如親戚
有辨太者解刀与之曰子不得志復未共飲食遣之
後至則待之如初高次渡為左少將治于阿濃津高
次老子高又立以及居封弟高通高久卒弟高睦立
高睦卒兄高通子高敏立高敏德宗時卒父居侯高
治立更立其季父高賢為父居侯高賢死立高敏弟

高陳後高陳子高治又入嗣宗立公族高豐為久居
侯久之國有年高治欲貯穀有司曰價賤省俸給用
尚恐不繼何以有餘粟侯憮然曰此常事耳遭凶荒
何以振民有年而不貯何時能貯命縣邑建倉百姓

聞令下私脯

一日祈神乞侯之福

史臣曰織豐之間起者大抵咸驚驚而輝政獨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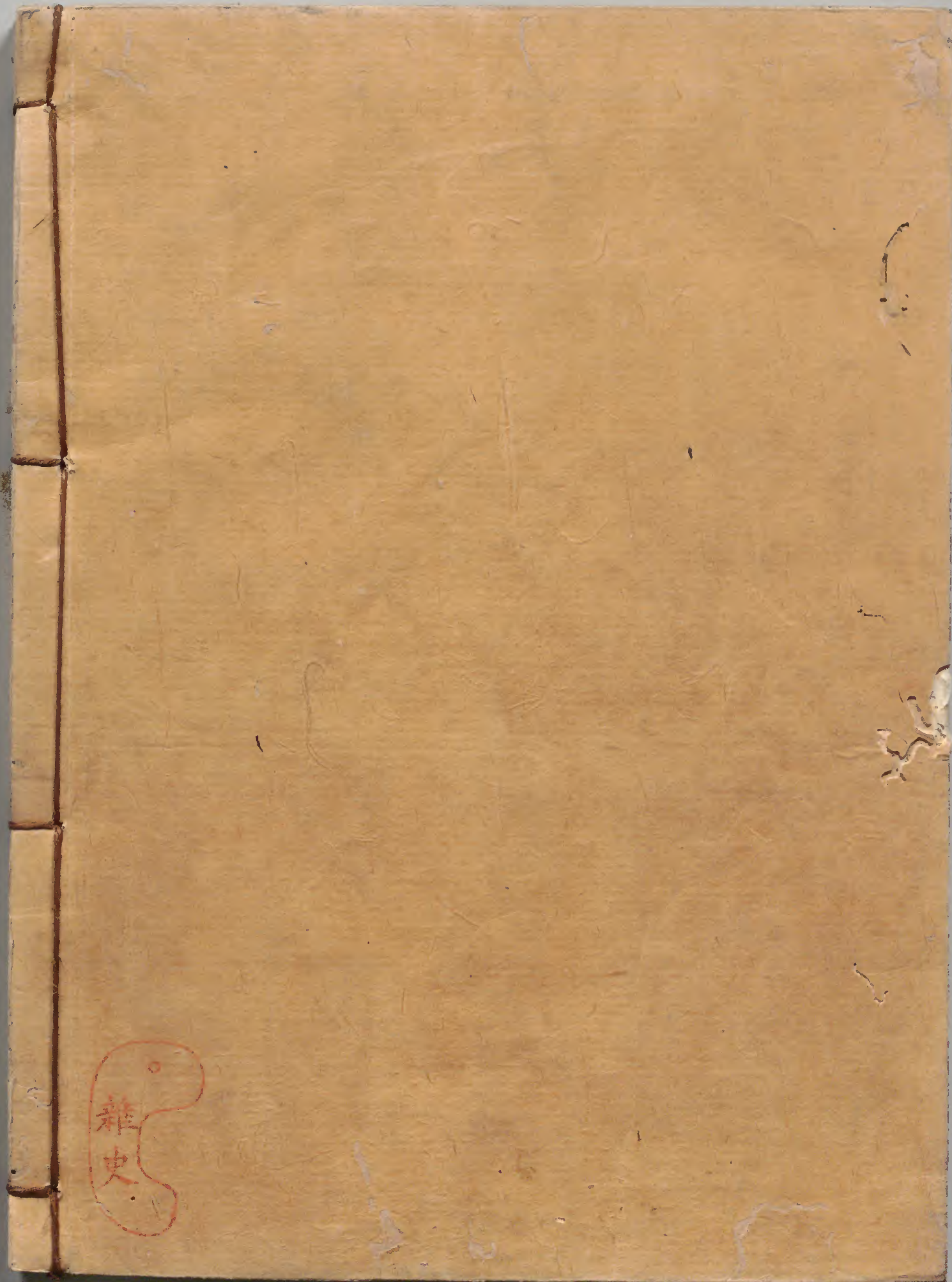
也且有此子此孫而承其業揚其名也知子莫若父

長政所事能得驩心而莫自解入主之疑高虎出入

能處其間智哉小川慷慨列大侔既其君之厄可謂

奇士矣

引馬文庫



雑史